靜齋集

疏 劄 啓 減 諭 狀 書
辭 辭 書

二

共四

5563.7
4018
v.2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靜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解嶺伯後仍辭副提學疏 辛未七月

伏以乃者 眷渥如天曲軫下情許遞臣重寄俾臣歸救病母庶幾自今不離侍湯扶持左右相依為命隨處 殊恩海淺山輕微臣母子聚首嗚咽欲報罔極人間此日但效華封之獻祝泉下佗時惟擬魏顆之結草感激此忱非臣拙辭所可模寫仍竊伏念臣犬馬愚忠離 陛已經年矣老母病狀如有少歇之漸則交龜境上前進京師瞻望 宸極拜辭還歸是

東305451

臣初計故臣於昨日與新監司臣閔昌道授受印信後仍爲踰嶺方抵安保臣之家入委走一伻以書報臣大略臣母疾勢更作而暑熱方盛調攝尤妨眩暈泄痢頭腹交痛眞元大虛精力漸損委頓牀褥自傷人視之則有若頃刻難支者而病中一念望臣速還云臣覽之未了心魂飛散烏鳥至懷煎迫于中不得不自此復路而孤負宿心遠隔 楓宸回首 五雲涕淚自零臣謹封臣所佩密符令臣兵房軍官前別提臣琴學達幷與臣此疏賚納于政院事異常例益增隕越且臣自叨藩臬以來夙夜憂懼竭盡心慮者

豈有他哉惟欲酬 聖明洪渥耳耿耿丹衷天實鑑臨而顧臣精神昏暗智慮短淺左顚右蹶前遺後忘賑政纔畢罅隙百出大臣重臣交謁叠論上而致勤 聖慮下而貽感病毋不忠不孝孰甚於臣負罪賤踪虛帶經幄重任尤極踧踖伏乞 亟命鐫削臣職臣無任兢惶屛營竢罪之至

辭大司憲疏 辛未八月

伏以臣退伏田里追思愆尤盡忠適以僨事報德適以辜 恩中夜無寐愧悔多端而踧踖竢 譴之中未敢控辭 經幄重任累月虛帶益增惶懼無所容

措移授憲長之 命忽下於夢寐之外而乃若查事
畢竟全貸臣銜 恩銘肺伏地流涕而已夫楊倉米
事正由臣昏不致察做錯甚大雖因陳達直加郵罰
固可矣而 殿下猶欲得其虛實而處之蟣蝨小臣
益切惶感第念臣以耗弊聰明短淺才智周一路無
前之荒政非不感戴 恩數殫竭誠慮而若其隨處
生疣不啻百孔千瘡則楊倉此事特其一款而他事
皆偶未之發耳縱荷 朝廷寛大蕩瑕滌垢臣何敢
以倖免爲喜而自安于心哉嗚呼臣之蒙 殿下殊
渥與天無際與地無垠非臣隕首所能上報故自受

命藩臬以來夙夜憂懼寢食未安惟恐 九重惠澤未究蔀屋而匹夫匹婦餓死溝壑思有以酬答鴻恩宣揚 德意者造次於是顚沛於是而中間大臣非斥至嚴且重至以臣爲使民感恩於己歸怨於朝廷臣聞來震駴若隕淵谷冒死陳懇六上辭章而 殿下終靳兪允又 賜温批前則曰不稟舉行雖涉率爾原其本心公耳國耳後則曰大臣之一時警責何必深嫌諄諄 聖誨開釋丁寧敦勉賑政每加一節臣奉讀綸綍涕淚自零誠不忍負 聖明之至意廢賑務於半途因仍管攝黽勉收殺是則無他

實感　聖恩也欲報涓埃也臣於旣遞之後又伏覩
朝家令丙卽頒示于三南者而其槩則大臣更申
前言是後道臣如有不稟擧行者則當以輕蔑　朝
廷之罪論之若推其原臣爲罪本其在事體宜先正
臣罪爲他人戒而乃置臣不問但飭後日是則非有
私惜於臣也亦必　諒臣昏庸其心則出於爲國救
民其事則由於無知妄作諉諸眚灾用以肆赦雖堯
舜之世用法之平豈加於此微臣此日所恃　聖明
感激丹心百身難報雖然輕蔑　朝廷何等罪名而
爲人臣子於覆載之間旣不幸而以此見斥則縱

聖明憐而赦臣臣安敢自同平人更有當世之意哉至於憲長之職責任之隆非比庶僚朝綱整頓官邪糾劾皆繫於是如臣庸孱雖在常日固萬不稱況臣罪積於邱山效蔑於絲毫而其敢晏然承　命覥然仍冒以玷名器以辱　朝廷也哉臣之難冒勢固如此而抑臣情理又有萬分切迫伏願　聖明更推體下之仁曲加垂憐焉臣母病篤之狀既已備陳於前後章奏其詳今不敢每每煩瀆而七十老人一經大病眞元極敗十倍危綴素患眩暈固是本證而醫家所謂時令如冬春感冒夏秋泄痢等證有必傳染得

則支離百味苦口不能進一匙氣息奄奄若不保頃刻其在人子至情舍而遠離實所不忍玆敢不揆僭猥冒萬死瀆囪知 聖明至仁亦應曲恕而若臣危悃則周章惶隕無地自容伏乞 聖明俯賜矜察亟命鐫削臣職以幸公私

答曰省疏具悉卿之至誠濟活子所詳知縱或有未及稟奪之事原其本心急於救民斷斷無他而廟堂之請推亦不過事體間事耳於卿有何大段不安之嫌而陳章引咎若是其太過乎風憲肴席不宜久曠卿其安意勿辭從速上來察職

行至尚州辭大司憲疏 辛未九月

伏以臣雖至愚無足以比數恒人若其銜　恩一念則銘肺鐫肝苟於　國家塵露有補惟思盡瘁不知其他晝宵忱恂耿耿如丹豈但犬馬愚忠物性難奪抑亦　洪恩異渥曠古冠今益有以勵微臣傾葵之誠也受　恩如臣寧有一毫自便之圖哉而私情萬分悶蹙母病一向危重不得不恭陳尺疏粗暴危懇未能祗肅承　命犇走率職則與臣素志未免緯繣矣臣於此罪深辜　恩懼極臨淵席藁私次恭俟鈇鉞臣於今月十二日因道臣宣諭　聖批始伏覩

十行綸綍委曲切至求其無過於有過之中 敦以
置嫌於宜嫌之地拯之坎窞致之亨衢開釋之懇懇
教諭之纏綣一至於此當罪見褒實非始望之攸
及奉讀未半不覺感淚之先零臣母病裏飲泣謂臣
曰 主恩若此況今吾疾暫有差勢從速戒程一謝
天恩此誠事理之所當然分義之不容已大抵臣母
疾病歲久根溌沈沈奄奄縱於無前 恩批之降不
勝感激所言若是實則強勉氣力故且慰諭耳臣寸
草微情未忍遽離黽勉旬日稍見減歇始乃登道趣
駕戴驅行至尚州則臣之家人走伻追及謂臣母病

忽循暈證更發種種諸候雖難枚舉精神之昏眩語言之艱澀最是目前危兆云臣仰戴 聖眷俯受母言縱作此行憂念未弛及聞是報五內焦煎如癡如狂不知攸措夫臣之情勢業已 殿下之所燭何必屢瀆臣今更涉世路自同平人則固知傍觀竊笑公議益嚴而特以感極 恩渥之際天都忘釁孽之難逭惟擬趨謝少伸微忱不幸母病如此顧忠至計終未如意回首西方泣涕難禁古人有言曰事親日短事君日長臣竊誦斯語有感愚衷倘使微臣苟獲不死報效 鴻恩知有餘日惟 聖明之更加哀憐焉

臣顚倒復路倉卒寫疏而竊聞道臣行縣方抵南徼若從縣道上送此疏則往來之際費日空多風憲重任久曠可悶故臣敢順附撥便冀卽登徹於喉院事異常例益增悚懍仰惟 聖明孝理之下如蒙憐臣之志諒臣之懇特 許遞臣之職俾臣安意救護病母則恩山德海死日生年臣無任兢惶隕越涕泣祈懇之至

辭大司成疏 辛未十二月

伏以臣愚魯無似最居人下受 恩如海涓埃蔑效入處近密則徒然充位竊祿出叨藩臬則但有償事

虧官瑕尤百出釁孽山積而惟　殿下大度至仁終
始曲全宥罪不罪反下　褒音纔遞新遞不日　除
新溫綸頻降於九重紫誥相望於道路惓惓　恩遇
萬萬出常羣臣易容聞者動色臣非木石寧不知感
而顧臣有萬分危蹙之事勢矜迫之情理徊徨於
寵榮之下踧踖於　召命之際有若自阻於　仁愛
之天未免終歸於辜負之地臣心戚矣臣罪大矣迺
者病母證情暫有差勢而國子　新命適下於此時
故臣惶感之極更不計他欲謝　天恩遂乃登道而
發行之日寒威厲發旅館涼冷以致觸冒非輕病勢

甚劇而猶復力疾寸寸前進啓程半月始達京口以此重病當此至寒作此遠行證勢添錮固所宜然卽今漸漸畏風之候涔涔作痛之氣愈往而愈苦食不知味寢未成睡神精暈眩如在煙霧臣雖欲奔走承命竭蹶供職其勢恐不可得也況臣所帶之職乃是師儒長席誘掖章甫勉勵德業其任也培養元氣扶植正論其責也任重若玆責大如斯故必擇博約交修望實俱著拔萃於薦紳矜式於儒林者然後可委以興起之任可責以薰陶之效儒化丕振文風蔚變而如臣負罪賤蹤亦且濫巾　明時冗處於羣僚

之右儼臨乎多士之上自任師道不知羞恥則豈不貽辱於 清朝取譏於縫掖哉臣經年離 陛久菀戀 主之悃今辰望闕實倍傾陽之忱而未辭 誤恩徑入脩門終有所怵惕周章而未敢安者茲敢悉暴肝膈之懇仰干日月之明伏願 聖慈察臣才分之不稱憐臣疾病之難強亟遞職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親病受由後辭職疏 壬申正月

伏以臣二載離 陛一味傾陽銜 恩祗謝待罪官次今已月易而歲更矣其間再陪 仙仗恭瞻 王

色一登 筵前仰聆 天語私情之欣幸倍深寸心
之策勵愈切昨日家人專人致書于臣槩言臣母自
今月旬間忽患臂腰之痛初似偶感終乃漸重轉側
之際若難堪忍飲啜之節幾至專廢最是可悶者從
前暈證一有微恙輒必復發故今因所患又更如是
主病客證一時交瘟奄奄昏昏殆不省事云臣覽之
未了心神惝怳寸草危情未能自抑不得不干犯
天威冒呈辭單情理雖切惶霣實深不料 上孝宸
衷特垂矜憐旣 許恩暇又 賜珍劑 體下洪渥
萬萬出常微臣私悃百身難報第念臣母病狀係是

積年痼疾設令賴天之休得有更蘇之望若其全愈之效難以時月爲期顧臣所叨職名豈可在家虛帶一任癈闕而况釋菜不遠國子之職尤宜速遞宿衛甚緊總府之任亦難暫曠昨緣蒼黃未及陳懇今當遠離恭留一疏伏乞 聖明俯賜照察將臣本兼諸任卽 許遞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辭大司憲仍陳含痛至懷疏 壬申四月

伏以臣伏蒙 恩暇歸救病母身視湯藥不離左右使呻吟委頓之中稍寬倚閭之懷病若少蘇神若少醒無非我 聖上所賜母子感涕祇勤 岡陵之祝

不意霜臺馹 名之命遠臨窮巷不才如臣何以毋荷 奬拔如此哉銜戢微忱但自銘鏤其在分義固當行不俟駕而第伏念老母疾恙帶固根深已成數十年沈痾而今則危篤奄奄莫保朝夕舍而遠離實所不忍竟以此未獲祗赴伸此願忠之至意瞻望宸極有淚而已伏乞 聖明特加哀憐亟遞臣所帶職名仍令臣得以扶持老母以遂將護之私不勝萬幸千祝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陳他語而螻蟻小臣受 恩如天感激丹心日夜耿耿之中猶有臣情不任含痛直欲仰訴 穹蒼請誅亂賊而顧以公論枉

上不敢遽爾申籲泣血遲徊以待 朝廷討罪之擧
今已有年近看人心不明世道大壞王綱不振國事
日非不忍終默惟 殿下察之曩日奸兇之流毒薦
紳尚忍言哉忠貞冤恨國人悲憤者十載所矣而幸
賴蒼天悔禍 聖心大悟昭洗誣枉誅屛奸賊白日
爲之重明人心爲之胥悅從古士禍何代無之而奸
臣必巧於羅織極於傅會專於壅蔽常使人主無緣
覺悟人主亦樂於護短憚於改過習於仍舊常使幽
冤莫能伸白昭昭往史歷歷可考而乃今我 殿下
則皎然如日月之更奮然如風雷之遷 處分明快

舉措允當此實前千古之所未聞後萬世之所未有也而但恨　朝廷之臣不能以大公至正之道導殿下當初議讞已失輕重呑舟巨魚獨漏天討此所以人情愈菀士氣益激臺端正論晩而始發者也噫鼎重之罪雖罄南山之竹不可以盡書其惡蓋其狠毒之性殘酷之質有不言也言出於口則必逞憾之辭也有不謀也謀發於心則必嫁禍之策也固結心腹於冐基恒烈廣布爪牙於喉司臺閣頤指方略鼓動聲勢凡異己之人其所最甚憎嫉忌憚者則百般羅織千歧中傷或未售於初則必更鉤於後或差失

於始則必申陷於終夏起一獄秋又繼之明年未足來歲又起機穽之所設密網之所張無人得脫而猶慮其忠言或進　聖聰開悟則陽嚇陰誅舌囚口緘使不敢動夫以掀天之焰設此夷族之獄磨牙而待之縱有憂時之人孰敢輕犯凶鋒自取險殃於斯之時雖以帝堯如天之仁虞舜達聰之明獄情之冤鬱與人之悲恨亦何由得聞之乎嗚呼噫嘻小人之禍人家國一至此哉當庚申夏獄之初也按而驗之則如鑿空架虛而事卒無實故雖以胃基之凶猶不能盡殲諸臣皆止竄配之律及鼎重之入恚恨之意如

毒虎惡狠之未盡飽肉遂令金吾之讞臺閣之論百
倍潑刻萬加慘烈而事理之是非國脈之斵傷都不
顧恤惟汲汲然翦除忠賢之是忮蓋鼎重以刻於黨
同鷙於伐異見推其黨係爲盟主飛沈榮辱出其指
顧故丐其餘論附其旄端者靡不奔走承其喉下之
氣庚申之禍無鼎重以煽之則必不能顚倒朋流張
大火焰若是之慘此又小人之尤者也人以爲己卯
之禍無金銓則雖以衮貞之惡無以託　朝廷公論
而成之此語誠然矣推源溯本而言之則慫慂時烈
以　孝廟爲　仁廟庶子誤邦禮而亂大統者乃鼎

重也故釐禮之後見其已議不立徒黨見攢含怨蓄怒不啻次骨乃以戕殺屠戮報之其鍛鍊毒虐可謂陰於鬼蜮慘於鏌鎁舉法而請討者實是天經之論也地緯之言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立 殿下之朝爲 殿下之臣者正宜同聲協贊合辭共討以訖天誅而不幸十數年來朝著累變經歷險難志氣消磨顧瞻前後者居多擔荷世道者蓋寡彼脂韋躑躅惟日後禍福之慮者固不足言雖平日言論風采不後於人者亦或寖寖濡染於無端異議同歸一律詩人所謂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者正爲今日道也臣竊
痛之今日右鼎重者一則曰大臣也不可誅一則曰
旣已栫棘矣宜使之自斃而至論其負犯則亦不得
不皆曰可殺厥罪貫盈於此可見而雖以　聖人之
至公且明猶有所牽曳於諸臣之說未始以臺臣之
言爲不可而亦未能快然兪允閱歲相持終歸訑訑
沮撓之歧議雖出萌芽之正氣還縮討罪未竟大論
遽停公議之沮喪王綱之廢弛豈但可以太息流涕
而已哉臣請就右奸賊之說一一明其不然也王者
用法苟無其罪則雖凡人不可殺苟有其罪則雖大

臣不可饒若其罪可誅而特以大臣故宥之則雖兇如梁冀惡如侂胄皆不可誅乎先王三尺之典一於公而無私不以親親而廢刑不以貴貴而屈法故將危王室則周公致辟於管叔殺人者死則臯陶執法於瞽瞍周公豈少恩於兄弟而臯陶豈不知天子父之尊哉誠以罪殺罔赦則聖賢不敢以親貴而弛天下之誅也今鼎重榮戚 聖聰賊殺不辜以一人之身合兩誅而有之使 朝廷所以處鼎重者出於好惡之公則管蔡交亂之誅瞽瞍殺人之法鼎重何所逃罪古者貴大臣有大何大辜也但不使人頸盭而

加之也捽抑而刑之也何嘗曰釋不誅乎參之於聖賢之法而如是考之於禮經之訓而如是而乃今姑息之論猶以大臣恩例容護奸贓此臣之所未解也漢法至寬猶嚴殺人之章殷王征葛爲報童子之仇蓋人命至重故不如是無以比死者灑冤而人人專殺之變必將無所懲艾接迹而起豈不懼哉 有明隆慶元年給事中陳瓚追論楊順路楷誣殺沈鍊之罪斬之二年給事中李用敬追論光祿寺丞胡膏誣殺楊允繩之罪斬之噫楊順路楷之所誣沈鍊一人而已胡膏之所誣亦楊允繩一人而已而及其事迹

彰露罪狀顯著則皆伏反坐之律斷不饒貸法立如此則奸囘安得不震恐人情安得不快悅今鼎重所誣乃是舉朝薦紳則此諸楷膏等負犯輕重不啻懸絶使　朝廷所以處鼎重者出於好惡之公則肆市之戮與衆棄之刑鼎重何所追擧古者小人之死於牖下也志士痛恨其幸免史氏深譏其失刑此又非前事之可戒乎徵之於　明用法之典而如是驗之於古人憝惡之義而如是而乃今苟且之說猶欲全其邪腰亂領天下安有如許義理也哉此臣之所未解也人或不諒又疑鼎重之罪猶不如時烈壽恒此

則尤大不然宵人稟性本來陰巧雖善藏匿眩人耳
目然衆人可欺公是非其可掩乎今有一言可以得
鼎重奸宄之情如辨白黑若問庚申以後當局主論
御下蔽上者爲誰則雖鼎重所厚者必不敢曰非鼎
重也若問初雖假勢於時烈終則其勢反重於時烈
者爲誰則亦不敢曰非鼎重也若問錫胄壽恒猶有
所憚惟其言而莫之違者爲誰則亦必曰鼎重之外
無他人矣其庚申以來專國如此作威福如此則其
間構大獄戮諸臣非鼎重主之而何哉不必窮推不
必深覈而此足爲鼎重斷案由是觀之鼎重之罪可

謂浮於時烈淫於壽恒錫胄而時烈壽恒既已伏法錫胄亦被收司之律於身斃之後而獨鼎重晏然尚保視息堂堂 大朝何用法之偏耶鼎重之生可謂壽恒等之冤也舉措如此其何以服人心其何以懲後日臣不暇遠引古代而只以 聖朝事言之戊午之禍子光主之而子光不誅故又有己卯之禍己卯之禍衰貞主之而衰貞不誅故又有乙巳之禍乙巳之禍芑百齡主之而芑百齡不誅故又有己丑之禍己丑之禍鄭澈主之而澈不誅故又有庚申之禍蓋構士禍者快意於當時免戮於後日則小人之幸君

子之厄孰甚焉宜其姤賢之輩修郄之徒爭慕競勸踵接轍循士林慘禍相望於史策豈不悲哉今日朝廷之人其智皆足以知此而猶欲曲貸鼎重眞所謂後人哀之而不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者也此豈好惡之正而爲 殿下誅亂懲後之義哉遠外傳說雖未詳悉從 日邊來者多謂前大司憲臣李玄逸頃於入 侍之日論奸兇假息王法解紐直辭昌言剴切懇惻而退出之後拘於僚員之不齊未及發簡而尋單則喉院邊爾捧入遂至遞職還鄉而其論乃寢蓋彼日呈病不但憲長一府諸臺同時引入而

在憲長則獨許捧單在諸臺則弁請出　牌進退操
縱之間形跡未免太露衆口終至難掩故主張承旨
亦不自安于心旋又引疾而遞云發論臺官於未發
簡之前徑遭如許機關而遞者　國朝以來殆未前
聞其勞心於容護鼎重費力於沮遏公議可謂至此
而極矣若使今日　朝廷少有紀綱必不敢乃爾而
側聞臺閣之上尚寂相規之論臣竊慨然雖然亦何
深責於一承旨哉世道日趨於委靡人心漸狃於姑
息舉皆畏約而縮頸逡巡而卻步士氣終於消沮
國體終於虧壞無以除兇而灑恥而報一國神人之

望此豈常情之所及哉古人有詩曰楚詞昨日喟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賢邪邪係我自然相感謾悲吟可謂悲痛之辭而得性情之正者也千載上一賢一邪夫豈有係於我哉而披閱黃卷之際見小人得志而翺翔君子罹讒而枯槁則善善惡惡之良心自不覺其油然與嗟潸然灑涕無不欲擢憸人之髮而竿兇壬之頭秉彝天理豈待強作而然哉噫於異代事猶然況身遭而目覩之其哀慘憤鬱之意何如而乃今緩於討罪忽於刷恥如此嗟呼豈不異哉其流之弊遂至於姑息之不足而競相容護容護之不

足而轉成忌諱雖輿儓共誦於塗娼孺同歎于室曾無一人敢公言於　朝而獨李玄逸不顧衆怒不任孤忠言人之所不敢言庶幾宇宙間公論猶或可以復起於消縮摧沮之餘士林增氣　朝野想望今又見格竟至於此噫　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非公論乎今也公論壅閼如此　朝廷所倚以爲綱紀者非刑法乎今也刑法隤弛如此義理日益晦塞人心日益陷溺泯泯棼棼梲駕無所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能國其國者也臣竊以爲　殿下不誅鼎重則將無以救一世昏墊正一世好惡而杜朋黨之禍肅　朝

廷之綱倘 殿下詳而察之其於是非公私之間可以見可殺而殺之矣臣固知此疏之出人必謂臣言嫌而臣竊反復思惟禮於親讎不與共戴天也見無禮於其君猶鷹鸇之逐鳥雀也揆以私情質之公議允合上告 君父下告有司明其罪而致天討況人臣事君之道當一以至公處之而宋臣程頤亦有言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大抵鼎重非臣一人之私讎實是 國家之奸賊則受 殿下恩渥如臣蒙 殿下寵眷如臣義當與 國同存亡如臣而豈容當此大議論大是非關 國家興亡繫世道隆替猶

且以嫌爲拘知而不言斂手高拱越視秦瘠因仍僔
沓馴至於無可柰何之域甘爲辜 恩負國之臣而
不悔也哉玆敢齊沐焚香刳肝瀝血冒煩瀆之誅下
鈇鉞之威而畢陳焉伏願 殿下下覽臣疏如以
臣言爲不可則先治臣罪以爲冒嫌進言者之戒如
以臣言爲可則支揮 乾斷亟舉典刑使鼎重伏法
神人灑憤 宗社幸甚 國家幸甚臣無任兢惶激
切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鼎重之負犯予豈不知而第壽恒時
烈以首惡明正王法鼎重亦已栫棘則雖不加律不

可謂討罪之不嚴也卿其勿辭從速上來察職

辭副提學疏 壬申五月

伏以臣一心銜 恩爲 聖明隕結圖報貫天地神明所共鑑臨目見人心陷溺 王綱廢弛國將不國憂之也深痛之也切以爲當今日可言之事捨此宜無大者而拘於嫌私終若囁嚅則是臣未免自疎於天地生成之渥而滿腔鬱結無時可吐遂瀝血剖肝略陳於辭疏之末妄效古人借劒之義區區忠赤爲 國非爲私也而但臣將此淺薄之誠掇此拙訥之辭欲以犯一世之忌諱冀 荃心之一悟其情誠

慽而其事誠難也是以拜疏之後縮伏私次兢惶悖懍恭竢彈劾於有司自分遂逐於　明時曾不料恩渥益隆　眷遇愈篤十行　天批反復丁寧所以假借　聲色雍容辭氣洞開　淵衷明詔愚臣者至矣盡矣而況此王署　新命又及於席藁之身宜罪反榮夢寐亦驚苟非　大度如海涵　惠澤如春生何以包容而曲全之若此哉臣伏地流涕感與悲極不遑以芻蕘之言未見擇於　聖人爲慼慼也其在分義臣當行不俟駕聞　命趨謝夙夜盡瘁以爲涓埃自效之地而臣母病狀自今月以來一倍危重暈

冒本證乘時添劇飲食日益厭苦精神日益昏眩氣力日益委苶肌膚日益戌削沈沈奄奄莫可收拾臣心煎迫當復何極目今證情雖朝夕之間尚不可慮況此去京洛道里隔遠雖疾驅往返必窮十數日之力者耶臣於此戀 君恩而徊徨悲母病而躑躅離去既不忍退伏所不敢而百爾思惟勢窘情溢不得不更冒鈇鉞之威粗暴切迫之懇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伏乞 孝理之下特加哀憐將臣本職兼帶並賜遞免俾臣安意救護不勝萬幸

辭大司憲疏 壬申九月

伏以臣於前月十五日祗受有 旨以臣爲司憲府
大司憲令臣斯速乘馹上來者臣驚惶感激無地措
躬顧臣萬萬無似言才德則絲毫無稱語罪累則邱
山爲輕臣旣自審世亦共知而 恩意便蕃眷遇益
隆自遞南藩首尾已二載秋矣而朝授暮擢無非至
榮極顯之班 紫誥聯翩閭里輝光羣臣易容於是
日勝事鮮匹於誰昔不但是也臣有齷齪之勢累違
召旨則 殿下容而恕之不以臣偃蹇臣有悶惻
之情輒煩祈扣則 殿下哀而憐之不以臣瀆擾不
加譴何有時 矜許臣舞手蹈足於天覆海涵之澤

銘心鏤肺於生死肉骨之恩惟思百身靡愛一死況
此 新命之下臣犬馬賤疾比諸夏間亦頗向愈故
擬卽登途催鞭疾驅及時趨詣於廿九日 園陵行
幸之前備數羈靮之列聊伸葵藿之忱定計已審行
李已戒不意臨發之際臣母忽嬰寒疾眩證兼發舊
痾新恙一時幷臻精神昏昧氣力澌憊常在牀褥莫
保朝夕臣於此非徒憂念母病五內焦煎重以稽謝
恩命一心兢惕欲更加畱滞以待差歇則誠以久
曠官次爲懼而病勢之不加而減又不可以預料也
欲急於赴 召舍而啓程則吉凶往復頃刻難測其

何忍經旬日之久涉千里之遠而離去哉寸草危情終未自抑冒昧更顲極知悚猥而仰恃 上孝之淵衷庶蒙推恕之寬恩披露肝膈瀆犯天威瞻望北宸涕淚徒傾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特許遞改臣本兼職名俾臣安意救護病母不勝萬幸千祝

洛濱書院請額疏 癸酉正月爲大邱士林作

伏以臣等伏覩 殿下日躋聖敬而加緝熙之功政迪彝敎而擧奬勸之典扶竪節義之念高出百王栽培倫常之意迴邁往軌 禮展 先陵之日犛過六臣之塚 睿息嗟傷 宸章昭回褒美稠疊恩榮備

至既 命宗人哀酹孔明又復舊銜泉塗改照廣蕩
之恩天覆海涵鼓舞之化雷動風飛大哉 聖德至
哉美意卽與有明 神宗卹錄方練諸臣而令所在
祀之者同一揆也率土含生誰不忻抃臣鄉士林尤
有幸焉臣等請粗陳之 世祖大王龍飛之日有若
參判臣朴彭年有若承旨臣成三問有若參判臣李
塏有若司諫臣河緯地有若應教臣柳誠源有若摠
管臣俞應孚凡玆六人其生也竭忠於王室其死也
盡節於故主其通天之誠貫日之忠不待臣等之覼
縷業已 聖明之所燭而惟此臣鄉建院之由蓋有

說焉伏願 聖明垂省焉伏念六臣中惟獨彭年幸
有遺裔歲時香火賴以不絶而五臣孤魂飄泊無依
故彭年子孫一體并祭而四代以後祭制有限則質
之儒老詢于士林謀建一廟共享六臣其地也不遠
於子孫之居其制也略倣乎俎豆之儀一以慰冥漠
之靈一以寓尊慕之思此臣鄉院宇之所由刱立者
也嗚呼彼六臣者所樹立能使人激昂感慨而風乎
百世之下者如彼卓卓苟非平日學問講劘之功有
以劈析義理之分明透理欲之關至大至剛之氣充
溢蘊蓄于中其安能一朝遇事變壁立千仞不變素

守辨得人間一大事若是也哉多士所以建祠宇而
興慕薦蘋蘩而盡誠者豈非烝民秉彝好是懿德天
敘禮典報祀罔愆而然哉何幸昌辰得逢 聖主褒
之奬之靡不用極而至於露梁之愍節洪州之魯隱
咸加美號以侈 殊榮 大聖人處分有足以樹風
聲而聳瞻聆也臣等竊因此而息之臣鄉刱立之院
即彭年祠宇之側也子孫所居之里也舍雖今建祭
則已久精神翕聚於肸蠁之間魂魄共依於焄蒿之
際者視諸二院尤覺親切求之神道其將徊徨眷戀
不忍捨此也明矣而若獨見遺未蒙 恩錫則士林

皷望當復如何臣等仰恃　九重之仁明不憚千里之跋涉冒干瀆之誅陳　賜額之請臣等豈爲私哉所重爲斯文立矜式也爲世道扶綱常也伏願　聖明俯賜覽察特准多士之懇亟　命有司之臣錫以嘉名扁諸華楣則遠近鼇抃益用聞風而慕德章甫冕趨倍切戴惠而銜恩其爲斯文之光世道之幸孰有大於此哉臣等誠不勝大願臣等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辨籌司有司疏 癸酉六月

臣伏見備局草記以臣爲本司提調使之仍察有司

臣聞 命兢惶靡所容措以臣庸暗萬萬不侔臣豈
敢虛辭飾讓自取欺天之誅哉朝廷之大小政令皆
自籌司而出況有司之任比他提調尤職要而務緊
許多狀聞堆案一塲覆奏可否大臣雖總若其下語
之際評其是非酌其弛張施之於事令其可行惟有
司之所助其任之不輕而重也較然矣臣自幼少神
精短小遇事茫然未省頭緒而於文簿間憒憒尤甚
著眼慣視猶未解見側耳靜聽猶未解聞盛壯之時
尚患若是況今年衰氣鑠後失前忘朝見之入夕而
不識昨聞之事今復不省以此聰明當此樞機安能

管攝有所領略臨事做錯理所必至負乘致寇可立而待人之不可強者才分是已知其淺不可強猶且晏然承當自以爲安則其忘己量之所稱任笑罵之從佗豈有甚於此哉不但臣事君之道自知其難強則止抑亦君使臣之道又不宜強之以難強之任使上有虛授之失下有冒受之刺自非然者以臣感恩靡粉不辭況於奔走職事豈敢少憚而盤桓哉臣反復思惟與其冒出而有僨事之患毋寧力辭而被偃蹇之誅玆敢悉暴肝肺仰籲 宸嚴懇迫雖切惶霣實深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收 新命以幸公

私不勝萬幸

再疏 癸酉六月

伏以臣庸陋無似最居人下而濫蒙 鴻恩歷敭踰分尋常愧懼若隕淵谷乃者籌司有司之任揣量才分不稱尤甚露章乞免實出衷曲而 聖明不諒不賜兪允乃以從速察職爲 批臣兢惶踧踖罔知攸措區區臣愚爲國丹誠天地神明所共鑑臨如使臣粗解治體稍達時務可以周旋廟朝之末席叶賛密勿之許謨苟有毫髮裨益則正副微臣願忠至意何苦而忩僭猥之罪冒鈇鉞之威而巽辭至此哉臣之

稟質庸拙處事生踈天性固然而精神已盡消亾聰明無復記知年未中身有如耄期今若以軍國機務俾之與聞而參論則是無異於瞽者而與乎文章之觀聾者而與乎鍾鼓之音也臣於此雖欲感激 恩遇黽勉察職其柰曠官僨事之患生貪榮冒恥之刺興何哉屢溷 天聽極知僭猥懼深致寇敢申呼籲
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亟遞籌司之任以便公私不勝萬幸

乞郡疏 癸酉七月

伏以臣母今年七十有一膏肓宿疾常在牀褥輕歇

之時少沈綿之日多夫年老如彼病篤若斯危淺人
命朝豈謀夕其在人子至情誠難頃刻暫離而顧臣
荷 恩罔極欲報無所 召命每下惶感罙增不得
不稍俟母病之少間祗伸趨謝之微悃而若其耿耿
一念則千里遠外安否未卜伻來而心先悸書到而
手自顫縱幸今朝得知無事不識明日更有何音日
復一日方寸搖搖古人所謂恐有莫追之悔遂成難
贖之罪者與臣情境正一般耳況臣生事力田以收
之量入而出之得遇中年僅免凍餒又安能備滫瀡
而供甘旨以適親口耶老人氣力惟飲食是資而窮

鄉僻里物產尤稀每於朝夕視膳無資下筯而無可進之味當食而有不飽之嘆其漸向羸憊無望蘇健固也無怪苟究其故正由臣計拙謀生誠乏反哺臣切傷痛無以爲懷常攬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之語未嘗不心惕而淚垂也爲人子者若未及親在之日雖富貴顯榮列鼎重茵亦奚有於報三春之暉哉臣曾蒙 國恩猥叨嶺臬將母七朔感祝無窮而但臣才弱務劇歲荒民饑尸職債事秪貽母憂一時官養非不榮矣而謂之便養則未也即今則臣母氣力之綿綴疾恙之危苦比諸伊日不啻倍加西日下山

餘年無幾欲養微忱詎有涯量倘就近地得差閒邑
則地近也雖老母疾病之篤庶可將往邑閒也雖微
臣精力之衰庶可殫竭下而遂便養之至願上而效
涓埃之微勞亦或可以不似前日僨事貽憂而事君
事親兩皆無虧也或謂臣職在　經幄不宜遽出於
外者此則萬萬不然母子深恩實是天倫至情其在
體下之道誠不宜拂其意而違其願故由經幄宰
輔爲親乞外而得官者前後指不勝屈噫玆前乞外
之諸臣豈少願忠之意特以事君日長事親日短而
其請也至懇亦粵聽許之人主詎緩晉接之誠特以

擧斯加彼推心待下而其從也不靳 異恩之下一時豔之以爲盛事後世稱之以爲美談其推廣 孝理裨益彝敎奚但爲數臣榮耀而止哉矧臣縱感恩私黽勉上來如聞母病添重則輒必顚倒蒼黃請暇急歸未曾淹留徒勞來往臣雖今日在朝明日又不星夜還家不可知果如此則留臣無爲正爲臣道顧何所惜有所遲疑烏鳥私情萬分切至不得不齊沐百拜仰瀆 宸聽極知僭猥無所逃罪伏乞 聖慈俯察至情許令該曹特差近邑俾遂便養之願不勝萬幸千祝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令該曹稟處
吏曹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 觀此副提學李
聃命上疏則以為臣母今年七十有一膏肓宿疾
常在牀褥人子至情誠難頃刻暫離而荷 恩罔
極 名命每下不得不稍俟母病之小間祗伸趨
謝之微悃而千里遠外安否未卜日復一日方寸
搖搖未曾淹留徒勞來往烏鳥私情萬分切至乞
得近地閒邑下而遂便養之至願上而效涓埃之
微勞亦爲白有卧乎所 李聃命之情勢誠如疏內
辭意搢紳之間亦皆愍然似當有 體下之道是

白乎矣李聃命以負望之人方任　經幄之長且
管籌司之務論以事體有難輕議而宰臣進退非
臣曹所可擅便　上裁何如〻啓情甚可矜特為
依願施行
七月二十三日備局八　侍時右議政閔黯　啓
曰副提學李聃命家在嶺外不能將母有　朝命
則不得不上來聞母病則又不得不下去往來徒
勞方寸每搖乃有乞外之舉　聖上之特命依願
固出於　體下之盛念而但　經幄之長兼帶籌
司不當出外之意該曹已覆　啓矣銓曹之望近

例必循次擬之而今聞亞銓首望當歸於李聃命云以該曹政體言之似不當移擬外任且新判書以山野之人 朝廷典故則或當詢於佐貳而聞有外除之 命頗有惜去之意云臣子至願雖不可不施今姑留之觀勢出外似乎得宜 朝議俱如此故敢此仰達

上曰經幄之長許出未安觀其疏辭情理可矜故特爲允許矣大臣所達如此姑觀前頭而施之可也

情勢難安未參 誕日賀班自劾疏

伏以臣狗馬賤疾轉輾添劇頹臥旅館伏枕涔涔而

日昨適値 聖明躬臨太學親試多士甚盛擧也臣竊念人臣分義當於此時一縷未絶不宜偃息在家遂乃力疾而進僅僅趨走扶曳罷歸則所患證情一倍危重泄痢兼發暈眩繼作元氣大脫精神昏憊奄奄牀席若難支吾明日 虹流聖節末由廁鵷鷺之列獻岡陵之祝孤負 隆眷罪甘萬隕瞻望 宸極心魂飛越伏乞 聖慈亟命鐫削臣職以爲人臣逋慢者之戒不勝幸甚

辭吏曹參判兼辭同成均疏 癸酉七月

伏以臣質本下愚材乏寸長自知庸陋無與比數而

洪恩異渥際天塞地剪拂逾常簡擢日新亞銓
新命適及是際揣量才分尤萬萬不稱者驚懼踧踖
置身無所國家官制最以銓衡爲重者豈有佗哉誠
以黜陟臧否之間國之治亂安危關焉故也其任之
不輕而重也如此則擇之不宜不精任之不宜不愼
亦何可人人而輕授之哉居銓地者非公與明不可
爲也而臣則昏劣特甚凡於事理是非人物賢愚未
能剖析無由鑑別至於本曹事例臣嘗待罪郎署有
年宜若閒熟但臣神精盡銷昨日所爲今日不記平
生知舊亦忘其名其於掌故又安有諳練經歷憶得

依俙周旋僚席參佐毫末者哉臣自數年以來前後歷敭罔非踰分獨忝爲銓官今又忝竊此尤臣之怵惕徊徨而不知所以自處者也向日瀝血之籲非直爲烏鳥至情日迫一日正慮叨冒匪據上僨國事下重臣罪而 天恩罔極特 賜矜許臣方感結淪髓喜欲發狂 成命之下不意有此節拍臣誠悵然索然繼之以懍慄不能自已且於是日 誤恩疊下又有國子兼任除授之 命臣誠悉縮益無所措師儒之職揀選甚重自非博約交修望實俱優可以矜式士林者莫宜居之豈可使魯莽如臣濫巾其間貽辱

於朝廷取譏於縫掖也哉揆以政體所損非細伏乞
聖明察臣才分之不稱諒臣辭讓之非僞新授天
官本職國子兼任亟許遞改以幸公私臣無任兢惶
屛營祈懇之至

七疏 甲戌正月

伏以臣頃在南漢恭承疏 批勗勉力疾旣入京城
詢醫調治亦已有日而熱勢尚旺證情愈苦涔涔牀
席轉側須人今當新賞改律百僚獻賀之辰臣獨病
伏旅館跡阻嵩呼瞻望 尺五心魂飛越入臣分義
到此掃地蹴踖危懍死罪死罪仍竊伏念都目大政

與常時閑漫政事自別必待備員而後行之者蓋所以重事體而廣忠益耳今臣以病祇應遞之身乃反不遞使莫重大政終未備員臣心悚惕雖不暇言朝家事體豈容苟簡若此哉臣之疾勢危苦實通朝之所共知正宜及時奏達代以無故之人得以備員於大政而不料喉司不諒請急之章一向見阻致令大政之期限已迫朝家之變通漠然臣竊訝悶臣雖萬萬無似寧欲好爲煩瀆以圖私便哉其實則爲政體也爲國事也伏願　聖明察微臣疾病之難強憐微臣情懇之特切將臣本職亟　許遞免仍勅銓曹速

出臣代使得備員於大政公私不勝幸甚

達　牌待罪仍辭禮曹參判疏 甲戌二月

伏以臣半歲一疾日就膏肓涔涔旅館作一僵尸入城三朔尚未拜肅　天陛動駕經日未由送迎鵷行伏枕流涕惶隕交深迺者以　太廟謚王冊皷而未備有賓廳會議之舉而　召牌並及於臣身繼而有春官佐貳之　新命臣誠悸懍無所容措臣雖萬萬無似亦嘗粗識分義之至重　君命之至嚴如使臣有可以堪任趨走亦何敢自阻於跬步之地竟陷於逋慢之科哉奄奄牀褥朝夕莫保暫時　召命亦未

祇承況何望供職事而效塵露哉且臣兼帶諸衙亦非養病之坊無論閒緊不容久曠至於春秋館方有實錄考出之 命而諸處史藏又將有次第檢閱之舉則尤豈及今變通不容少遲危蹙私悃不能自已冒昧煩陳益增悚惕伏乞
兼諸任亟 許遞改仍治臣罪以爲人臣違 命者之戒公私幸甚

劄

玉堂處置劄 辛巳六月校理時與副應教柳命賢校理李鳳徵修撰閔就道同參

弁引嫌而退處置立落既遵臺體 特命并遞枉我

無嫌掌令李碩寬嚴批摧折實出意外諸臣詆誣何
足介懷持平權瑍金璁請掌令李碩寬持平金璁權
瑍幷 命出仕取 進止
答曰今觀處置與予意不同告 廟之擧已過四年
之後惹起追論不念調劑之道予實未曉也幷遞差

玉堂劄戊午應敎時與校理南益薰修撰閔就道聯名

伏以學古懷道之士其志未嘗不惓惓於斯世而惟
其出處去就必義之與比而不可苟焉故其進常難
其退常易非寵利之所可撓奪非虛禮之所可維縶
是以古昔人君非無樂善好賢之心而或招之而不

能用用之而不能究以致治日少而亂日多考諸前史昭昭可徵然則彼不能用者固不足與有爲而其用之不卒使自引去者其亦誠意之或不孚禮意之或未隆而然也其同歸於衰亂取譏於後世則一也可不愼哉乃者行判中樞府事許穆久有欲去之意而以其重負未釋顧念分義而未能也一朝蒙 聖上之 恩獲遂丐閒之願則以爲吾身進退於此始綽綽有裕便卽出往江上將欲賃船還鄕自此 聖上無復有尊信之臣矣國人無復有矜式之賢矣朝家之鼓望士林之不幸孰有大於此者哉臣等恐

殿下所以待許穆之道或未免有歉於古聖王尊賢之意而許穆之求去亦未必不出於此也許穆少從事於文穆公鄭逑之門得聞誠正之學年彌高而德彌邵外則寬而内則毅至於明大禮而定大統以扶植綱常維持世道者亦無非許穆砥柱橫流之力身雖竄阨志益亨世雖媢嫉名益蔚恭惟我 殿下嗣服之初首先延登一歲之中超遷巖廊際遇之隆契合之盛方諸古昔鮮有其倫朝廷倚以爲重四方想其風采君子有所恃而不懼小人有所憚而不爲而不動聲色之中隱然國勢自尊民志自定如喬嶽默

運江海浸灌而功利之及物者不可數計而周知則其所以裨補乎化理導揚乎文治者為如何哉不意今者穆乃求退不已至於遽出國門是則不但以年至欲去也　殿下所以待之者無乃不承權輿而有以致之耶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亾則孟子猶有歎於齊室況儒賢去就實關時運盛衰臣等職忝論思豈敢無一言耶夫以　殿下明聖樂善好賢可謂根於天性高出百王而猶使許穆不安於朝廷之上而有求去之意噫君臣際會良亦難矣用之不卒不幸近之嗟呼豈不惜哉伏覩前後　聖諭丁寧反復不

宮勤勤懇懇而遣近侍偕來之 敎尤出尋常萬萬
臣等亦知 聖上之所眷待不特止於禮貌而已其
欲挽之心實出於至誠臣等聚首欽嘆竊自幸焉而
揣臣等於此又有區區之懷士之仕也非爲榮其祿
利其身將以行其道也故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
於民則去之禮貌眷待有不暇論也近日許穆所上
劄辭言簡意明切中時病其所謂褒顯忠懲有罪勉
聖德嚴宮禁斥邪佞等語誠是爲邦之良規救時
之切務修齊治平之大道也誠 殿下不徒優其禮
必須用其言一切加意行之不但國賴以乂而穆亦

無可去之義矣庶可以回其遐心止其頁趾而朝家有所依庇士林有所矜式豈不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噫國家不幸使碩德耆老之賢一朝蒼黃去國予心之鼓然曷可勝言初以爲釋負之章懇懇疊至終難強迫不得已勉從以安其心不圖今日遽出江外欲將浩然而長往病裏耿耿如失左右手不知所以爲喻也

玉堂劄 副應教時與校理南益薰修撰閔就道睦林儒聯名

伏以國家之置諫官其意豈偶然哉人君一身深居九重思慮未周聰明未逮故於是乎用諫官之目爲

已之目用諫官之耳爲已之耳臣僚有過則必使糾劾焉政化有疵則必使論執焉其責任之重如何哉至於人主則雷霆之威萬鈞之勢非不至難犯也而惟諫官爲能奮揚風采面折廷爭以繩其愆以格其非是以古昔明君莫不撤沐吐哺虛襟坦懷開其不諱之門佚其敢言之氣從之以茀咈改之而不吝所以道積厥躬王成其治者亶在於此一有反是而訑訑之色藐藐之聽顯有拒諫之漸則忠臣解體直士囚舌終至於必亡而後已可不愼哉竊伏惟　殿下睿智天縱　聖學日新而謙冲盛德猶不自滿未嘗

不留心捨已加意受言而夫何近年以來臺閣所爭
雖小小彈論必靳 允許一二 啓得請者絶少甚
者或至經年閱月上下相持甚非所以優待臺閣廣
開言路之盛意也臣等固已竊歎於今日而至若金
壽興敍用還收之請兩司爭執今已累日一向堅拒
邈然無 允兪之期臣等固知 聖意在於不念舊
惡以開自新之路而此則有不然者矣壽興所坐乃
是忘 先王附他論遂時烈貶降之議也論其負犯
則不是微眚小過而惟其怨恨一念著在心胷小無
省愆悛悔罪之意有何可恕之情哉況敍之則將以用

之也用之則將以大臣待之也焉有亂君臣之大倫紊 宗嫡之大統者肆然復居鼎軸之位於國是已定典禮已正之後也哉此則必不然之事也夫以殿下之明聖豈不知此而每值歲抄每當赦宥必貸之敍之者已是羣情之萬萬不料而及此公議齊發之後猶復持難不從此失志輩之所以窺測淺深嘗試俯仰必欲乘機逞憾以售翻案之計者也今日羣下之所恃者惟 聖上而所執者惟大禮而已而殿下之重禮尊統六屈於初服之 聖心至如王法必難貸之壽興而亦欲曲全而復用之宜今日善類

之不安於朝廷而有求去之心也陰陽之消長賢邪之進退其幾浅在一舉伏願 聖明亟恢乾斷亟從公論不勝幸甚且臣等伏見校理崔錫鼎之疏首尾辭說不啻縷縷而其伸救宋時烈金壽恒等語悖於義理先於偏係彷惟 聖明已盡下燭而及覩 聖批反賜溫音若以爲無甚可罪者然此則無佗錫鼎職在論思言稱所懷故在 聖人虛受察納之道不容不如是以來天下之諫也然臣等區區憂慮竊以爲優容固爲美德是非要須明白苟於義理倫紀則斷不可依違旨意模糊處分使晦者愈晦溺者愈溺

以斬伐國脈而壞亂世教也此非細故臣等請略陳之夫時烈之受　恩於孝廟雖謂之前古所罕亦可也以常情言之則不思報效遽加貶損宜若無是理也而但以其著於事者言之則以次長亦名長子之孝廟而時烈必曰非長也庶也以嫡統奉承　宗廟之　孝廟而時烈必曰非嫡也庶也夫以長爲庶而不以　祖宗相承之大統歸之我　孝廟者非貶損而何哉今之救時烈者或以爲時烈雖以儒自處見甚泥滯性且執拗當初不能覷得禮文本意遽以體而不正認以爲是遂定朞年之制謂之歸於貶降

則可謂之有意貶降則不可云此亦有不然者何則天下事無意而發者始雖差失終必覺悟蓋其事雖非其心則公故理到之言易以入耳故也而今時烈則不然　孝廟之當爲次長亦名長子之長子而不當爲庶子承重不爲三年之庶子也灼然明甚實非難曉禮文而時烈之必捨此而從彼者抑何意哉當初議定之日則猶可諉之於妄作而及其衆證俱著駁議繼與之後猶復膠守前見脅制公議必使壞邦禮而亂　宗統者至於十六年之久尙可謂無意於貶損者乎使時烈初非有意何其恥於自反吝於

悛改而凡有異議者必欲殺之乃已也噫君臣父子何等大倫 宗嫡相承何等大統而紊而亂之罪不容誅有意無意有不暇論也墨氏兼愛楊氏爲我初非有意於無父無君而聖人爲慮其流之弊痛斥而力誅之借使聖人得位於當時則其將不容置之而必且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明矣在楊墨猶然况此壞亂 宗嫡之大倫大統者乎桁楊之罰已是寬典而右之者必極口訟冤果可謂知君臣之大義而明於天理人事者耶今錫鼎亦曰只以誤禮爲罪則其罪不重故必以貶損構成極罪云何其言之不擇

而無義意也乃若壽恒事臣等於錫鼎之論尤有所未曉者矣　聖明仁孝之聲自在邸位入孰不聞而壽恒乃於　嗣服之初倡爲不韙之語以惑四方之聽是何爲也　新王即阼實在冲年此乃天命吉凶之際人心向背之機在壽恒之道　君父有過失則從容規諷以冀遷改　君父有懿行則將順導達以息宣揚可也而此之不爲顧乃懷憾於時烈之被罪蓄恨於異己之進用投進一劄語意陰巧上誣　聖躬下辱朝紳肆然以爲人子爲人臣不忍聞之語筆之於書構虛揑無以立煽動飛語者之熾雖使人平

心怨觀一篇都是不平之發怨懟之語也十目所視安可誣乎大明中天陰虹自消義理浸灌惡語旋熄而當日愚下小民豈盡知之皆以爲大臣之言如此此必有所以也遠近相傳聽聞大駭臣等未嘗不痛心扼腕於此而亦不忍盡其說也今若以此而謂之憂國愛 君言辭剴切則不亦大謬矣乎以壽恒之罪被竄謫之罰有何所惜而錫鼎汲汲救之若是也噫是非之天人所同得錫鼎亦豈不知時烈之罪在罔赦壽恒之負犯難貸而其言猶若是錫鼎雖欲急於護黨何敢輕朝廷蔑公議若此之恣肆無忌憚哉

乃其一疏主意則只在時烈壽恒之請釋而又摘技朝臣之細事揷入勸戒之常談張皇闔捭橫說竪說有若悉陳無隱者然以冀 聖聰之不咈其外託言事內實眩惑之態有不能自掩者矣臣等伏見 聖上答諫院之批至以其中所陳未必盡非爲 敎是錫鼎之計售而日月之明猶不能無蔽也伏願 殿下堅定 聖心毋或撓奪明示好惡以扶國脈不勝幸甚臣等待罪邇列既有所懷不得不罄陳於 宸嚴之聽惟 聖明之留意焉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予非不知金壽興之有罪而累經赦

宥被譴已久彼亦豈無悛改之心乎崔錫鼎之疏語
誠甚可惡竄逐之請予以爲太過矣

玉堂劄 戊午閏三月副應敎時與校理南益薰副修撰睦林儒聯名

伏以臣等於日昨猥隨諸臣獲近 淸光天顔溫粹
酬酢如響晷刻稍遲而不以爲久辭說太多而不以
爲煩竟 允與言卽還 成命無憾天地之大皆仰
日月之更斯誠帝王之盛節豈非 宗社之洪休臣
等恃 殿下以爲可言而言之 殿下視臣等以爲
當聽而聽之精神所聚情意相孚君臣之間顧不當
若是哉臣等誠歡誠喜相告相賀不知所以爲喩而

第惟 聖敎中旋卽改易有似顚倒云云者實非大聖人改過遷善之道 殿下此言至於再發駟不及舌不幸近之臣等竊惜之縱於其時爲 殿下陳白其不然前席至臣語焉不詳不足有槪於 聖心退而息之耿耿無寐不得不更以文字仰累惟 聖明留神焉臣等謹按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釋之者以爲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君子取象於此見善則遷之必如風之速有過則改之必如雷之迅旨哉言乎亦旣見善遷之何緩亦旣有過改之何遲夫人於日用事爲之際

動作語默之間苟非上知之資安行之聖安得無過然則過者人之所難免而本非可恥之行惟以改之速而不吝爲貴耳故成湯聖人也而改之而不吝高宗賢主也而不爲恥而作非夫所謂不吝者何無所慳於改過而改之速而已夫所謂不爲恥者何不羞愧於有過而不作非而已是知過不可不改改不可不速何嘗以顚倒爲慮哉一日之內如以卞行卞改爲不可則古人亦何以翻然改命曾不移刻爲其君之盛德也哉人之恩常爲私蔽而往往不知其過者多不知則已如知其非斯速已矣苟或知過而惟以

變遷爲恥吝於所以改之則過而益文非而益遂忠
言不聞國事日非終至於必亡而後已可不戒哉至
於廊廟設施朝令夕改約束未定民不信之者固是
爲治之大病而若其係關君德則貴在無過雖一日
十改亦復何損古人所謂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者
良謂此也噫 殿下一念之間誠有一毫吝改之心
係著於腔子裏則必將爲厥病根隨處發現害于事
而害于政者有不可勝言者是 殿下以後世庸主
自居而不以成湯高宗自待也殊非羣下之所望於
聖明者也伏願 殿下克去私意洞徹義理修己治

人之際常欲其無小過失而不幸有過則亦以速改爲意毋以變易爲恥不勝幸甚且臣等因此而又有區區之懷人君所以明理盡性講學修身者惟在於日親賢士而徂玆以來 聖候違豫停筵廢講已經累朔雖緣事勢之固爾豈無暴寒之歎憂亦瞻 王色猶有瘦容此時將攝尤宜愼密雖不可披法服坐法殿開講如常日燕閒之暇自量氣力簡其禮貌命使召對不必親出王聲而勞神誦讀但令前說經史而留心聽察或商確乎義理或博論乎治道則臣等雖甚鹵莽恐不無開發之益而亦可以振拔精神舒

暢志意而大有裨於靜養之道矣臣等嘗聞國朝故
事在　世宗時始置集賢殿寵待儒臣有同家人父
子或於卧內召見與語或於月夕徘徊引接　上之
所詢率是開心見誠下之所對無非昌言至論夫爲
人上而待之如彼其隆則焉有爲人臣而不思殫竭
心力盡其報效也哉上之待下下之報上如此之殷
則焉有其國不治其民不安者哉此所以鼓舞一世
陶鑄至理而人到于今稱之者也倘　殿下仰惟
先範俯察微悃勿以偸惰自放姑息爲安而思有以
階太平之治則臣等之大願也臣等忝在經幄格王

正事其任也陳善閉邪其責也傾葵願忠不能自已敢此仰陳伏惟　聖明勿以人廢言而加意澄省焉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縷縷陳誡之語誠懇切實可不留心而體念焉劄末事予當自量氣力而講論焉

靜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啓辭

諫院 啓辭 丙辰六月十二日

頃當 慈候違豫之日有罪囚盡釋之 命而巨慝幷逭王章大壞若使此舉萬一有補於祈佑之方則在臣子無所不用其極之道亦宜奉承俛不暇計而求之於理萬萬不然何則禍淫天道之常憝惡凡民之情是知有罪者之倖免實是天意民心之所不悅求以致福不亦左乎故曰求福不回以回求福君子之所不爲也幸賴天休 宗社默佑 慈候乃瘳此

實由於　聖孝之攸感夫焉有一毫得力於釋罪之
舉也疏滌罪囚前固有之而至如無論輕重一併放
釋甚損政法實罕耳目矣　啓覆重囚罪又因赦而
至於矯作鄰檄謀撓國人割持人頭罪關綱常或端
緒既露或情迹已彰亦皆因此而獲免致令三尺之
典蕩然無所持守竊恐自兹以往因仍成例奸人抵
罪者將幸國家之有憂而爲弊於後日者有不可勝
言者矣以　聖明出天之孝當憂煎罔措之日雖不
遑念及乎此出納之官所宜引經而覆逆有司之臣
亦當據法而論執而蒼黃之際計不出此雖事異常

日以致如是後弊所關淺不可置而不論請當該承
旨義禁府刑曹堂上并從重推考
答曰今此 慈候之康復幸賴天佑神助之功非其
放釋罪囚僥倖之效而爲人子爲人臣無所不用其
極之道念不暇佗毋論輕重一體放釋都出於一時
大霈之典非開日後僥倖之弊不 允
諫院 啓辭 丙辰六月十三日
近日國綱大壞王法不嚴至於罪關倫紀惡盈天地
者亦延以時月寛其刑杖一以緩治爲主此實京外
之通患也故參判趙壽益之妖妾玉仁及孽子治淶

等埋呪殺嫡之變初出於壽益之呈官則固非他獄之起於兄弟若叔姪者之比而王仁母子之積惡揔覺若不明著無疑則壽益亦何忍不恤其二弱子及三十年當家之妾而捐情割愛斷以大義如是哉此足爲此獄之斷案況其就囚之後疑端盡露至於木偶人及小槨中實以骨片埋置二嫡兄之家則以其女奴已盡吐實故不敢抵諱以爲爲父病祈禳而埋之云誠如其言爲父禳病則何不於其父之家而必於嫡兄之兩家乎又何不令嫡子孫知之而其母子獨自密爲之乎無論他事只此一款便是承服所當

依法痛究亟正其罪而前後推官方伯慢不知弑兄
殺嫡罪枉罔赦埋咒呪禍有甚挺刃一向緩治置之
尋常者于今五年此何治獄之法懲惡之道哉事之
寒心固已極矣而今又不謹囚繫不加戒飭致令罪
人沿淶等委棄厥母開獄逃躲使過天之罪貸息於
覆載之間而三尺之典莫加於大憝之惡豈不痛甚
哉地方官則固有罪矣監司亦難免常時緩獄之失
請當該振威縣令罷職不敍本道監司推考仍令百
般跟尋期於必捕

憲府 啓辭 戊午正月二十日

人君礪世之柄惟在於法法者公而已苟以疎外而
行之褻近而廢之則宮府分而爲二政刑紊而不振
其不至於私意漸勝公法寖壞者幾希可不戒哉頃
於 進宴之日內官趙希孟等招集選妓數人於養
志堂前鼓琴唱歌聲聞于外其無忌憚甚矣拿問之
請今已閱月而一向堅 拒不 賜俞音縱 聖明
秉至公而處之四方聞者若曰此輩以朝夕暬御之
故爲 聖上之所偏護云爾則雖家喩而戶說之以
明其不然何可得也揆以事體决不可以循例問備
嚴其負犯請內官趙希孟及同參內官二人並 命

拿問定罪

以　聖朝仁厚之治而於贓吏則不少假貸必僇其身錮其子孫者何哉蓋不如是無以懲貪汚之習而去殃民之弊也前江西縣令李適貪饕無厭已悉於道臣之　啓監色之招其所謂改量取贏之穀物至於四百五石之多而文書未現之前則極口抵諱旣現之後則無辭自服而又欲推托於公用其所私用不過曰如干雜物而已當初以四百五石之穀出授色吏也不曰支勑而曰供謚號宴厥後以其穀措備雜物之文書也亦不曰支勑而只曰雜物措備且取

贖四百五石之文書則明白有之所謂諸處公用之
文書則一紙不存据此數款可見犯贓之狼藉昭著
無疑而貿銀布載船之說又發於該吏之供適雖欲
自脫焉可得也至若謚號宴則適當自辦何至盜官
糧而用之況元不設行乎宴則不行財則自取此非
犯贓而何此外又有欠縮之穀鈒本之米厥數亦夥
則適之所犯雖分而五之猶爲滿贓也臣等不必遠
引古事以 孝廟時言之沈揔金壽翼輩所坐比適
最輕而猶且就理三四年受刑累百次而偶値大霈
之日得蒙減死之典有識者亦已竊歎王綱之不嚴

矣今適則囚繫未久刑訊不加而遽出圄圄只被編
配之律猶謂 國有法乎法一廢而紀綱弛紀綱弛
而國以危亾可不懼哉三尺至嚴斷不可撓請還收
李適定配之 命仍令該府嚴刑究問以懲貪汚以
嚴贓律
治贓之法至嚴且重斷非有司之臣所敢低昂而四
百石犯贓之李適無端以定配照律不請刑推殊非
奉法不撓之意請義禁府當該堂上從重推考
日者大臣重臣之請對也以韓興君李汝發之病有
遣御醫持藥物不離看病之 命聖王體下之道可

謂至矣然古人一笑之愛明主弊袴之惜意豈偶然哉李汝發雖是宿將未躋崇秩而遽加以優待大臣之禮則竊恐 恩寵之濫觴自此始矣此事雖小所損則大請還收韓興君李汝發遽遣御醫看病之
命

新除守令之下直臺諫其意有在其來已久而仁同府使李翮全不下直於臺諫之家此不過以名官自處而不顧體例之致其驕妄縱肆之習殊甚可惡請
仁同府使李翮推考

政院 啓辭戊午七月二日

嶺南一道素稱鄒魯風淳俗厚士無異論不幸數十年來時烈徒黨主張威福廣開招亾之門務爲植黨之計啗以厚利誘以好爵則間有得罪鄉里專沒廉恥者蝨附蠅營自作一種大亂風俗識者之寒心久矣卽者嶺南儒生蔡河徵等稱以爲李柱憲對擧來投一疏而滿紙辭意悖逆無倫不可殫擧而至以重邪禮嚴 宗統之大論肆然比之於仁弘之邪說又以貶降者何事移奪者何事等語隱然欲伸救時烈此輩雖出於感目前呴濡之惠徼日後酬報之利而渠旣居 殿下之土食 殿下之食則亦 殿下之

臣也何敢誣國是而干天憲若是也哉其言之縱恣
無忌憚視東亨殆有甚焉若使朝廷稍有紀律此輩
悖亂必不至此且疏頭蔡河徵曾於居泮行身作事
有不可齒於人類者故其名尚在削籍又安敢作頭
於疏哉本院所當據例退却而如此章疏一併捧入
以竢　睿裁已有　榻前陳達之語矣又有雖停朝
市捧入之　教故捧入之意敢　啓
傳曰觀此蔡河徵等疏辭滿紙張皇伸救罪魁語意
極其陰慘敢以已定之邦禮更爲提起眩亂朝廷略
無顧忌之狀誠極痛惡此疏還出給

政院 啓辭

蔡河徵邊遠定配擧行條件昨日 啓下則配所單子該曹所當卽時書呈而今日向暮猶且不至自本院累度催促然後來呈 成命之下不卽惕念奉行已甚稽緩而及見單子以昌城爲配所矣臣等以爲河徵罪犯尤極悖亂故自 上特命邊遠定配而至以此後則欲論以逆律爲 敎其在人臣奉法之道論定配所不宜若是之近況李東亨之罪視河徵差間而猶配慶源則河徵之配於昌城事甚無據遂令改定則乃以江界爲配所而仍送言于臣等曰北道

則不可疊送茲以西路之遠邑改定云臣等取考輿地路程記慶源則二十四日程江界則十五日程也雖一息之程河徵之配所當遠於東亨而今反近之事理淩不當如此且其一道不可疊送之言尤不成說雖一邑同配亦所不妨況於傍近他邑豈有不可之理乎臣等在出納之地事體所在不可不爭故以此往復至於三四而該曹猶執前見一以前單子送之終乃改以碧潼碧潼則實與江界無異其苟且措辭終始執迷之狀殊甚未便請刑曹當該堂上從重推考此配所單子還出給使之改定配所何如

政院啓辭己未六月

啓曰 傳曰再次祈雨祭獻官以下書啓事 命下矣再次祈雨祭後雖得小雨僅至沾濕旋又開霽臣於昨日以 傳諭奉 命出往東郊目見水田無一有水之處以此推之其無得雨之效可知祈雨祭官似不宜濫蒙 恩賞敢此仰稟

政院覆逆權大載權瑎李鳳徵李沃遠竄 啓辭己未七月

朝著和協然後百事可做故雖以臣等之至愚極陋區區爲國之誠未嘗不以乖張爲慮日夜相與勗勉

者實在於鎮靜調劑矣卽者乃有諸臣遠竄之 命固知 聖意所在蓋欲防微杜漸使今日羣工儕之和平之域也臣等非不知之但念流竄重律也用重律不可以不審玆四臣者雖有矯激偏係之失無明白現著之事而一朝遽以重律加之則無乃過乎曾在 宣廟朝金孝元沈義謙有分朋之漸而亦止補外亦粵 仁廟朝廷臣之論涉黨議者亦止補外至於流竄之罰則未嘗輕施豈 宣廟仁廟惡黨之心有所不足而然哉以此觀之則今日 殿下所以用罰者似未免過中之歸臣等非以四臣爲無所失只

恐 聖明舉措之過當敢以無隱之義仰達伏願
聖明更加諒察使處分終歸適當則幸甚

政院覆逆拿鞫李后平 啓 己未七月左副承旨時

啓曰卽伏見 備忘記有陳疏人李后平卽爲拿鞫之 命臣等固知后平疏語極其悖乖無倫宜 聖上之深惡痛斥而第念言雖無狀以儒爲名則遽下廷尉至施拷掠實涉過重且關後弊請加三思改下成命幸甚臣等職忝出納之班區區所懷不敢不達

再啓

啓曰臣等竊以區區之懷不敢有隱於 仁覆之天有所仰達矣卽者伏蒙 批旨以如是覆逆殊甚駭然爲 教臣等誠不勝惶恐之至第伏念 聖上卽阼以來以儒爲名而陳疏者朴濍及柳弼明一則語犯 慈聖一則以 宗統有歸爲言故有拿鞫之命而至於鄭翊龍尹擓尹憲卿之詬辱滿朝語極兇慘者只施投畀之典未嘗遽加以刑訊臣等雖甚無狀亦豈爲一悖乖無倫之后平而有所遊辭哉其言雖極無倫侵辱大臣比之濍弼明之所坐則有間施以他罰豈無可懲之道而今乃拷掠而鞫之則不亦

過重乎臣等所慮只恐 聖上舉措之過當而或有
關於後弊敢用更罄愚見再瀆 宸聽伏乞 聖明
平心徐究改下 成命幸甚
答曰后平之不有國法肆然投疏誠甚痛駭故欲爲
拿鞫究問矣爾等之言如此極邊遠竄
政院 啓辭 己巳三月十七日
啓曰卽者進士沈齊賢等以故贊成臣李珥參贊臣
成渾黜享事投進一疏而語意絕悖臣等不勝駭然
之至兩臣首末齊賢等盛有所稱引者皆是厚誣之
言也臣等請略卞之珥之父嘗惑於其妾待珥不善

珥乃逃入於叢林釋號義菴而緇徒尊之今乃謂見其近理而染禪云者謬也又謂不被緇不削髮者亦誣也若使珥初雖失脚而後乃復路無指議之疵有洗濯之功則齊賢之所謂幼年迷方不足追咎者亦不為過而今珥則不然丁年非幼弱之歲所遭乃人倫之變況其改圖之後其處心行事粗而不精偏而不正其視聖人反已之工萬不相侔誠不足以贖其前愆天資穎脫處則誠有之矣而惟其方寸間得力者小故隨事生疵應物必跲立朝廷則初主調劑後樹黨與論理氣則專務掀奇動背師說李浚慶賢相

也功存社稷而露章攻擊以逞其憾鄭澈奸臣也心懷陰賊而私相朋比揚詡太過其平生心迹昭在耳目者如此從祀文廟何等盛典而乃敢擬議於珥哉至於渾則不及於珥又遠甚矣學問醇雜固不足言而當初乘輿之播越也居在道傍咫尺之地而乃敢偃息自便終不趨造扈駕其後分朝之命召也又以無馬辭而及天兵渡江聲勢稍振則始乃緩赴　行在人臣事君之義掃地盡矣進退無據行止不倫而今乃謂裁之義理者一何悖乎己丑之獄與澈表裏身雖在外而渾實主張崔永慶之初繹也渾遣其子

文濬以米遺之曰見惡於何人而至此永慶答曰只
坐見惡於汝翁耳文濬憮然而退入謂永慶再鞫之
禍實由於此云操網罟入江湖自謂非獵而入誰信
之難將一手掩得衆目是以 宣祖大王翻然覺悟
而下二 教曰兇渾毒殺我良臣良臣即永慶也八
字王音足破奸膽而獨惜乎處分寛緩使渾輩不伏
反坐之當律而但止於屛竄兇徒之傳授鍛鍊至今
無懲艾者此耳渾之殺永慶 宣廟之所洞燭而今
乃謂渾嘗救解天日在上其可欺乎上年時烈係爲
長書臚列渾之實蹟而戕賢主和之言不啻浪藉流

播搢紳有目皆覩渠等亦不敢容隱夫時烈以陰凶之賊平生所仰慕者珥渾而及今與尹拯相軋之後以拯爲渾之外裔指摘若此其言固不足爲證而亦豈全然孟浪之言而時烈發之哉以如是之人乃敢躋享於夫子廟庭此實斯文之一大變也公議齊憤

聖鑑洞察亟擧屛黜之典以快輿人之望此誠擧措光明處置正大質諸鬼神而無疑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而齊賢等乃敢公肆私說以多士之公議爲巧密政院之　啓達爲慫慂

聖上之處分爲乖舛爲顚錯至曰天下以　殿下

爲何如也有若爲大段累德者朕噫齊賢等亦有心
腸何敢肆朕無嚴若是哉其誣辱朝紳固不足言凌
侮 聖躬奈分義何甘心死黨蔑視君父自是此輩
之本色誠極痛惋所當還出給而旣稱多士之疏不
得不捧入之意敢 啓
傳曰齊賢等疏辭極其無嚴爾等卞破極其明快予
當深惡痛斥俾熄邪說焉
政院 啓辭 己巳九月
啓曰秋序向闌冬律將至此正收斂之節非是發散
之候而乃者雷聲電光殷殷燁燁竟二日而後乃已

實不料 聖心寅畏天意嚮向之日乃有此非常之變可愕之異也臣等竊聞之災不虛生必有所召今玆之變亦豈無所自而致之哉臣等又竊聞之遇災而懼能盡修省之道則災轉爲祥亂可使治危可使安今玆之變亦豈非天心仁愛我 殿下而欲其玉成之耶修省之道其本在於先正君心其要在於修擧政事誠 殿下大警動于心動靜語默之間凡所以敬義夾持表裏交修之工無不一循天理屛絶私意一心寅畏常若對越乎上帝而又復親近正直之士恢張諫諍之路使嘉言讜論日陳于前而靡而色

僉爲受敷施則其於 聖德裨益必多矣至於政事之
闕失則 聖明亦宜親攬權綱而又能策勵朝廷使
大官操其體統小官執其事工毋以私害公毋以怠
勝勤有如綱擧目張紀振絲理而無復有委靡姑息
苟且牽補之習則其於政事允釐可期矣臣等竊觀
古昔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而祖玆近年以
來 國家典常各司舊規多以一時私智輕改而刱
設之其弊無窮識者興歎今若明勑廟堂硏講熟議
復舊例而罷新制則亦可爲治化一助也至若刑賞
尤是政事之大節可賞而不賞與不可賞而賞均之

爲非可罪而不罪與不可罪而罪均之爲失苟如是
則誠不足以勸人懲人而厭服一世之人心伏願
聖明又加留意焉臣等俱以無似待罪出納之地目
見災異之非常不任區區憂愛之微忱敢進瞽言塵
瀆 聖聽言雖近於芻狗意實在於匡救惟 聖明
勿以人廢言而少賜察納幸甚
答曰災異非常憂懼方切矣今觀誠誨無非格言至
論深嘉卿等憂愛之誠可不留心而體念焉
惠民署 啓辭
啓曰各司貢物下人中惠民署最爲疲弊不成模樣

匹夫不獲足爲王政之疵自臣忝叨提調以來詳究
其所以無他五上司取用之藥無藝故也曾前提調
爲慮此弊陳達　榻前每司一朔所用十七斤之外
切勿加用事分明定式久矣而諸上司不遵此法率
意取用定數之外每每加用或至於二倍三倍者有
之物不天來材非鬼輸而受價則小應求則贏瓶罄
罍恥勢所必至柰之何主人輩之不貧且匱哉當初
願受貢物固出於牟利資生之計乃今破產失業豈
其所欲而特以上司之號令嚴急恐懼脅息苟冀目
前之無事雖定式之外不敢抗拒汲汲進排之不暇

其情誠可戚而其勢誠可悶矣今若因循荏苒終不變通則必至於渙散顛頓莫可收拾而後已臣意則自今以後申明舊式一司一朔所用十七斤之外雖一錢不得加用而每朔自本署置簿五上司所取用之數如或已准於定式之限則不待月終具由論報于所司一切不得加用數外一切不得引用來朔如是申明之後或有如前之弊則此必諸上司藥房及色吏庫子等不以事例告課操縱中間欲售侵責之計嚴明申飭以爲本署主人保存生業之地何如

乾止山宮屯折受還罷事 榻前 啓 癸酉七月

乾止山宮屯折受還罷事憲臣已盡論列而大抵民旣開墾作田官家又不嚴禁故宮家折受必由於此而若原其本則當初以 眞殿來脈久遠禁護之地猝許耕墾極非矣自 朝家申飭之後因仍抛棄不加嚴禁又非矣到今因其不能禁之故宮家又復折受則是效尤也憲臣所論事體甚重今若特 賜允兪還罷設屯豈不有光於 聖德哉戊辰後監司判官不能禁斷之罪不容置之一併推考後起墾處嚴加禁抑還陳樹以雜木以爲永久護養之地何如臣有區區所懷敢此仰達矣

上曰乾止山有間間冒耕之處故自宮家有此折受之舉雖無文籍之可據旣以　眞殿之正脈爲言則折受起墾事甚未安乾止山內冒占處一併禁斷戊辰以後監司及守令并爲推考宮房則改以他處折受可也

禮曹回　啓己巳十月

啓曰云云事　命下矣金時若以名門庶孽能不隤家聲能不負　國家擢用之意當時板蕩視死如歸力屈城陷非戰之罪其誠忠志節有足以樹之風聲況其二子糺組從死於兵節義成三誠不媿於卞氏

之父子至今湮沒無稱特以地位卑微而卑微之人立此大節此諸士族尤有貴焉金時若及其二子紀緼特 贈其爵實合顯忠之道旌表其閭亦不必幷論而事繫 恩典臣曹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平安監司權瑎狀啓回 啓

云云觀此平安監司權瑎狀 啓則不文校生慮有落講之患願屬勸武之數各邑通計一千十三名訓習技藝以成精銳之卒則緩急之日得力不貲者誠如所陳但念本道軍兵名目已多精加教訓亦足禦暴不必更添勸武雖以二千定其額數未滿之軍尚

有一半許多良丁喜其名號之稍別爭相厭彼而就此則事體未當後弊可慮終不如能文者應校生之役不文者充軍保之額狀　啓辭緣今姑置之何如

成均館草記 壬申

成均館官員以知館事意　啓曰去十二月初五日回還上副使書狀官　引見入侍時以四學儒生付黃前正郎成任事因右議政閔黯所　啓　上曰令聞大臣之言儒生所爲殊極可駭朝臣儒罰既有禁令則儒生輩安敢乃爾首倡儒生摘發停舉大司成李聃命上來後使之善爲調劑事　命下矣大司成

臣聃命上來肅謝後依 傳敎停擧首倡儒生欲爲
開諭諷飭招四學齋任則齋任輩初則以同被罪罰
陳疏爲辭後則以被罰儒生不敢晏然入往泮宮爲
言矣累度送人明言其不可不來之意臣聃命於前
月三十日先詣泮宮則四學齋任方始來到臣以擧
行條件辭意開諭諸生曰此事初因小故轉激至此
當初成任之不爲避坐雖云差失本非係關倫紀斯
文之事則以此付黃已涉過重而況儒生之不得施
罰朝臣明有定式豈可嘗、朝令以小故而罰朝臣
乎朝家處分不欲偏折士氣一邊停擧首唱儒生一

遞罷職大司成權瑍及成任務欲調劑之意於此可
見爲今日儒生之道惟宜承　聖主之命解成任付
黃之罰毋歸於激排乖拂之患乃底於和平鎭定之
域豈不當耶反復開諭縷縷說話不啻勤懇如是者
至五至六則儒生輩以爲當初多士齊憤成任之不
避坐推捉成任下人略言其失體而止多士之意初
豈欲轉輾至此哉成任父之施罰本無此事而以此
勒成罪案致有師長停擧儒生之擧多士之憤又一
倍焉且成任所謂四學餘孼之說狠藉傳播於一世
多士之憤又一倍焉遂乃齊會神門付黃於成任諸

生此舉非得已也而大臣枉道聽聞未盡詳備謂臣
等偏有所失復 命之日陳達 榻前至以儒生亦
臣之語沮抑多士太甚繼而有首倡儒生停舉之
命臣等相顧錯愕心危膽慄不得不封疏叫 閽請
與同被罪罰臣等情事可謂迫矣而唉司不諒一向
退卻是則臣等已見絶於明時矣冠儒冠服儒服偃
息自在於庠序學校之中實是義理之所不敢故空
學而退但俟譴罰不意師席使人招臣等累累不已
臣等每推阻亦涉未安姑且黽勉進來成 命之
下臣等非不欲祗肅承 命而第念學宮規例凡有

解罰必問可否於施罰時齋任齋任可之然後解之否則終莫能解此則流來常規也今者成任付黃時齋任旣被　御前停擧之罰雖臣等欲解其罰彼以被罰之人必不敢可否於其間臣等於此不待前任可否徑先解之則是古例墜落自臣等始矣此臣等所以不敢唯　命者也況同事儒生旣已被罰臣等亦被罰之人也以被罰之人晏然以齋任自處行齋任之事而解人之罰則不知人間羞恥事莫此爲甚此臣等所以尤不敢唯　命者也前有墜落學規之嫌後有嘗沒廉隅之失而一朝迫於　嚴命盡褫其

所守惟阿諛順 旨之是事則一世笑罵固不可言聖朝培養之化亦恐其泯泯也臣等愚騃膠滯終不敢恭奉 朝命只切惶蹙云云大抵館學國家元氣也而不幸因一小故轉輾相激横潰如此正宜斟酌裁培務歸和平而往復開諭辭竭意竆終未能仰副朝家鎮定之盛意誠無任惶愧之至謹將問答曲折略陳於 黈纊之聽恭俟 睿裁之意敢 啓

答曰知道諸生等違朝家之定式施儒罰於朝臣已極駭然而轉輾乖激徒事務勝終不解罰語多不擇欲爲調劑之意果安在哉尤涉未便更加開諭期於

解罰以爲趁卽收殺鎭定之地可也

光州牧使李華鎭上疏回 啓

云云觀此光州牧使李華鎭上疏則身爲字牧之任目擊軍民之瘼不任憂念有此條陳兵水營各鎭軍今年入防則明年納布今年納布則明年入防俾均勞逸事則元軍入番自是法意而以他邑軍卒入番於營鎭則主客異勢艱苦難堪故納其保布雇立土卒已成近規間有貧不能備布者自願入番則其在事理不宜退卻此則各營各鎭別爲申飭宜當至於計其元軍額數一半入防一半納布及至翌年入防

者納布納布者八防如是定式則勞逸雖均反多窒
碍不如納布八番各依其願而施行此則置之宜當
諸色軍兵物故逃亾之代一依舊典待歲抄充定事
則軍兵逃故歲抄代定自是流來法例束伍軍乃是
朝夕待變之兵也逃故代定不可遲時故隨其有闕
卽加充定至於三軍門軍卒則逃故之代皆以自得
充定故元無搜括騷擾之弊其餘軍兵逃故則無不
待歲抄充定疏內所陳則無論某色軍兵并皆待歲
抄代定云此必未及詳察之致置之宜當京外軍兵
色目甚多從簡定額事則自有定額之軍姑置勿論

其餘各軍門軍官各營匠人等類既非朝家所知又是稍歇之役故投入常多逐年增加無有限節使本邑莫敢誰何正軍無以移定此則係是痼弊不可不量其形勢定其額限方自本司行查各道講究此事自當從後商量變通逃亡束伍軍田宅屬公變通事則編伍之軍最多厭避故為防逃亡之弊有此田畓屬公之法誠不可率爾變通至於束伍之借居人宅借耕人田逃亡之後並皆屬公則無異刼奪事極無據今後逃亡束伍田宅屬公之際或非其田宅而脅勒論報或實其田宅而容隱落漏則當該面任各別

論以重律之意申飭宜當兵營之新選正兵水營之水軍分半徵布分半立番自營門試藝事則此等軍兵大抵有實良丁半減徵布一番鍊習緩急有用誠有所見若是則兵水營經用半屈於減布必有難支之勢戎務雖重一國之內何可每人而敎之有如髮櫛而苗薅者哉此則置之宜當軍入逃亡則限十年徵布於一族而一族等無一人出公文以證十年之限各司奴婢逃亡則無限十年之法不可不變通事則所謂逃亡多非實狀若其以此一向徵布則眞正逃亡者將未免弊及鄰族者姑以十年定限此則有

難輕改而一族等以迷劣常漢不出公文過十年後
猶且備納逃者身布以至流散則事之可哀莫甚於
此今後所在官十分明查某年逃亡於其成冊中一
一縣錄於名下且成給立旨過十年後更為詳查許
令代定苟或用情瞞報追後現露則官吏及面任自
有其律各司奴婢逃亡者則本無限十年之規待其
年滿可以老除後始為減貢自是法例此則未能詳
知法例之致姑為置之諸色身布皆以六升木三十
五尺二匹定式徵捧事則國家徵貢固宜均一而今
也不然或有納三匹者或有納二匹者或有納一匹

者多寡不齊已如此而其中精粗懸殊長短各異疋
數雖同價或倍蓰今若毋論某衙門所捧京外身布
一皆以二疋定式升數尺數並無參差則國有平賦
之政民無偏苦之怨美政良法莫善於此此則浚意
可行矣係是大段變通亦不宜草率徐容詳量廣加
參問灼見可行然後行之宜當諸色身布以錢文上
納而訓局所鑄錢文運送嶺下貿賣事則諸色身布
以錢代納則捧上之際無點退之患上納之時減雇
馬之債果爲便益用布處旣多則不可全捧錢文故
布錢各半備納之意曾已行會各道所鑄錢文下送

事則訓局非常常鑄錢衙門此則似出於未詳之致
而用錢之後尚未得遍行於國內者特以錢小故耳
日後鑄錢漸多則通行之貨無脛而自往不必自京
運送行錢之初欲其遍行運送錢文於兩南而未有
其效徒勞往來不可再誤於今此亦置之宜當大同
木一半趁今夏捧納一半待新產徵捧事則應捧之
物雖不宜過時民間切迫至於如此則遲延數朔一
半退捧亦無不可矣今則秋節已迫木花當出雖未
及備納之木不待退捧之令自當趁時備納此亦置
之何如

永宗防禦使狀　啓回啓

云云本島以海防重地比他鎭堡事體有別定配之人本以犯罪不良之類其數幾至二百之多無路資生以至作賊民習漸惡主客俱困果如狀　啓辭意則不可無變通之道矣許多罪人一時移配其弊已多欲除此島之弊又將貽弊於他島事甚重難大抵此類俱是各道來配之人故當初定配時率意定律未必當罪者居多各處罪人罪目及到配日月自刑曹一一詳加究覈罪不當律者與夫到配年久情犯可原者或全釋或移配以省其數定配之類雖曰罪

人均是赤子而牧御之官待之之際或不無彼此之
别以致失其歡心者比比有之是則所失非但在於
客民今後令與島民一體撫摩使得安接保存之意
該曹及諸島並以分付何如

緘辭

嶺伯賑恤時被推緘辭 辛未

卑職蒙被 殊恩古罕今獨感戴一念浹骨淪肌自
叨藩寄非不知力弱任重顚沛必至而惟思殫竭仰
裨萬一小答 洪渥粗效微忱三四月之交各邑賑
穀一倂垂乏百萬民命遑遑汲汲莫保朝夕儲置米

取用補賑之　命適下於此際則民人感歡如得更生各邑之報牒旁午疲氓之號訴盈庭酬應不暇眼鼻莫開此外京倉移轉之代又以儲置米許用故兩條餘米相雜於貸用之際而倥傯紛紛領略未易卑職初意以此兩條餘米庶救本道飢氓及其節序太晩年麥遲熟則實不忍限以四月便卽撤賑使飢民必死前功盡棄停賑之期不得不差退數日儲置米取用之數與素料稍左似不無加用之慮而當此之時飢餓民人有同強弩之末勢塡壑之患爭時而不爭日乃欲稟議必待回報於一旬之後則民已盡劉

矣麥已登場矣雖有鉅萬紅腐無益救民之死故卑職以曾傷之人非不百慮薰心反復思惟前此常年守令監司以此餘米相議改色者何限此則尤異於他朝廷許貸之後不過迫於事勢略加數外似或不至於大何設令卑職獲罪令國家百姓無辜而盡爲道殍實所不忍故姑不總計遂乃題給各邑以與民人既畢叩算則果有所加於劃給之數以此事狀首實論報於賑廳卑職雖甚無似豈容再誤當稟不稟以重罪戾而區區寸心急於救國家之赤子報國家之洪恩而不欲負朝廷委寄之盛意謀拙爲身妥率

至此 傳旨內辭緣不勝惶恐遲晚云云

諭書

諭左議政權大運 戊午

卿之丏閒已過旬日矣予之宣諭非止一再矣庶幾卿諒予之至意而卿之請急之章今又來至是必予諭卿之辭猶有所未悉而待卿之誠猶有所未孚也予甚懣靦無以爲喻顧念大臣之職任大責重安危所繫休戚與同當以謇謇匪躬爲心盡忠貞而塞酬報詎以屑屑細故爲意輕去就而損事體哉矧今虐旱振古所無哀哉赤子必將靡有孑遺國之危亡不

待明者而知之百爾思惟實無可救之策然爲國之
道亦豈容束手坐視君臣上下亟宜協心共力以濟
時艱以迓續景命卿須體如渴之誠亟回若浼之意
速出論道以副至望故諭

右議政閔熙不 允批答 己未

朕才宣再諭之旨今又見三辭之章予實多慙卿胡
不諒蓋聞蒼穹斡運歲功資四時而成紫微正躔太
極待三台而立揆天道而若此矧人事之奚論是以
在昔聖王必擇良相調鹽梅於鼎鼐味辛甘之交和
運勻衡於巖廊物輕重之同得有汝爲汝翼之效而

相須相與之殷所以用舍關時運盛衰去就繫國家理亂雖然自古人辟常以不得賢爲憂而旣得賢鮮能倚任之專亦粤後英每以未見用爲恨而旣見用鮮能展布其蘊寔是前事之可鑑故炯戒之在心顧卿才猷爲國楨幹融融和氣之睟面展也君子之風休休大度之有容允矣宰相之器練達之識綜萬務而有適忠蓋之忱歷累朝而彌篤 先王所以陞擢寘躳所以仰成況今外而民生困悴而有殿屎流離之歎內而朝論攜貳而乏和衷恭寅之美非卿拯救之力何以蘇疲氓非卿調劑之功何以鎭浮議其倚機

務之積滯皆可咨詢而剸裁此時何時宜君臣同心協力而共濟公耳國耳豈輔相引疾丐閑而息歸縱有陰陽之微愆神明之所必佑實佩柱石之重望進退之奚可輕卿宜浚息予不煩諭嗚呼念武侯死而後已之忠毋改素節體商書相亦有終之訓益勵丹心卿不可棄予如遺予何爲用卿不卒

狀

漆谷下邑狀 啓代方伯作

云云臣於前冬巡歷時親到山城目見形勢漆谷爲邑且近營門民情便否亦旣稔聞大抵山城設邑于

今五十餘年而峻嶺撐空危途若懸負戴登陟勞苦百倍而東鄉租期每値冬節氷路滑坂牛馬連斃最是村民切迫之患其他徭役供趨之際詞訟告訴之時民人往來之事不一而足而皆以爲極苦難堪至於柴草氷炭自是至足之產而民以輸運爲難以十倍之價防納於近城居民逐年加登漸至難支山城處地絶異平地浸霪雲霧四時不開未及十年屋瓦皆腐故衙廨修改之役殆無虛歲而每每責之於凋殘之民此亦巨弊矣以言乎城內官屬則既無耕作之利又乏貿遷之路高峯矮屋生理頓絶無恒產則

無恒心理所固然其侵漁村氓之弊難以威禁難以德化可謂民吏俱困大路之傍使客絡繹零星官屬長立站上十里絶頂還往如織通計一年閒日絶少亦甚可矜一邑之民語及山城無不蹙頞皆懷流散之心全無樂生之念若其移邑於平地實是民情之至願不啻飢渴之飲食大旱之雲霓民情雖曰如此若有害於山城則亦不必移邑而以今山城事勢言之規模已成矣器械已備矣今雖下邑若置別將專管山城則似無疎虞之患不宜恝視搥胷之愁怨強拂齊民之至願無益地利徒失人和矣南漢山城即

我國晉陽也不可爲准而自餘諸道山城雖皆保障重地倂不設邑但置别將獨於漆谷山城必設邑府重爲萬民無窮之瘼恐有歉於一視之義至於移邑之役則民情皆以爲雖一年赴役必將子來少不憚勞云惡勞喜佚人之常情而其願猶如是切身之害於此可見當初設立山城之日朝家事目以爲今姑設邑於山城待數年稍有邑樣然後下邑爲當而其時鄉校及倉庫亦皆預設於平地以待下邑至今遷就實非當初本意臣不揆愚惑陋敢以耳目聞見具

馳啓云云

書

與宋端川 光璧 ○己巳

不意固城丈侍捐館舍痛哭何喻聃命於此丈不徒從前分誼特厚曾蒙垂問於人所不問之時故尋常感戴今承凶聞慟悼之忱無異骨肉伏惟友愛隆深蓍境鴒原之慽其何以堪抑也前冬枉臨自非眷誼出常不應記念窮途觸冒忌諱而屈冠蓋于僻陋之巷而俯存之至今感意銘鏤心肝而顧未絶危喘罪釁積躬不敢自齒平氓杜門屛迹謝絶人事不得設榻對客者久矣一拜之願豈有涯哉而輒自強辭只

令兒子出見爲人迷劣必不能道達其父忱誠之萬一悲一恨繼之以悚惕又聞有孔懷之悲而累縶之蹤縱未躬造委伻替慰且謝昔日臨問之眷宜不容後時而遷延至此負負多矣其何辭之敢飾耶

答孫汝泉溥

己巳四月大郞入欲以石潭先生配享硏經已發通文故以書止之

示意謹悉未知何人發此論於此時隨時之嫌亦士林所羞可謂不思甚矣通文雖已出如可中止則豈非大幸耶先祖德學造詣允合輿議知非一時阿好之言而乘時躋享或有人言則凌非好事反爲未安故敢此縷縷不知止諒之諒之

答李方伯玄錫○己巳

近日命及頻繁手札相續倥傯中拔煩縺綣至此令人慰瀉無量感歎亦深仍審台候神相萬福仰喜尤切聃命日來暑痢頻苦良悶良悶縷縷鐫誨實自肝膈中流出苟非相愛之至豈至此哉感意銘鏤無以爲喻凡人爲官尚以明哲爲第一義况百禍餘生寧復有當世念守分農圃終養老母以送餘年至願也而顧 聖上恩渥偏隆朝廷不加諒察 召命荐降擔負漸重憂懼之懷寢食靡寧欲退則感激之忱與逋慢之懼具切欲進則情理之切與事勢之難幷極

大抵出則出處則處自是常道猶不甚難至於出處俱碍能得酌中實是難而又難而若吾暗劣之性懦弱之質終恐不失於偏執必歸於濡滯無以能自脫於危機密網之中每一念至憂悴成疾惟當以前後箴警服膺從事耳

賀閔賚仲 彥良○己巳

卽見榜目始知寃中良賀良賀然一家相親愛如聃命者何可徒賀昔日聃命之忝竊科第也卽今大學士老爺貽書于聃命曰兄頭頰未鬚席名闕登高第最是不期驕三字可深戒聃命受言藏之心肺間聃

命於今日以是獻之左右此自左右家法幸須服膺
焉

與洪陜川 柱震○辛未

秋雨連下凉氣漸生伏惟玆辰政候萬相仰慰區區聆命到營屬耳一路飢荒目見無異於耳聞來頭賑活百爾無計憂勞成病寢食靡甘也自兄南來治經之日則雖未坐衙民固恕之及其凌科則人皆謂鳴將驚人翹首想望今聞兄近亦不治官事惟麴蘗是親故民皆鈹望云傳者之言雖不足信無乃或有疑似者致之耶今年異於常年料理賑政一日爲急以

兄之明居字牧之任豈有全不顧念民事之理哉相愛之間不得不有聞輒告幸賜一答比得令侄元伯書明間當到云恨未與吾兄盍簪鼎話也

與閔兵判 宗道○辛未

昧因撥便付上一書即者伏奉初七日下書開示之詳悉眷念之勤至有逾尋常倥傯酬應之中何以能若此哉宛如接席而承誨感極慰甚無以爲喻西銓新 命今已出肅耶 改紀以來進退西班之責不出執事一家外人之屬望彌隆幸恢張公道振淹滞而擧才能上答 國恩下慰輿情是企是祝聯命賑

政方殷之日一向丙閑極知悚惶而但大臣非斥之
語浸非循常規警之比廉隅一節有不暇論凡於必
請之事輒以歸怨朝廷爲嫌終不能請若是而其可
一日冒居耶一邊被彈一邊治事惟以盡瘁爲已任
固是古人之事下教誠得矣但未知古人所遭亦有
如此者否不遞仍冒斷無是理望賜周旋速遞千萬
懇祈向日所達非儲置米也乃是今年應上納大同
米也尤甚邑大同則特蒙 天恩已有停捧之令此
外水邊次實邑則勢將上納而呼庚白地仰哺官賑
之民實無備納之路雖令以佗穀推移備納若盡上

納則本道更無畱穀矣許多蒼生于何濟活事之矜迫足可流涕竊念大同米之上納者將以出給貢物主人也而貢物主人則以銀受價無以異於以米受價且各衙門本道所在穀發賣之規每米一石折價銀一兩五錢云執事如以一兩二錢少之則依他衙門例以一兩五錢折價許買如何如是則此穀可以畱在於本道而既無遠海輸運之弊又可以幷得運價而用之少無所損於惠廳之經費大有所益於本道之賑政其在共濟之道宜無吝惜之心況執事爲提調聘之所欲又如是而不能與之聚之則豈與人

情相近者哉况請之者公也許之者亦公也又何憚
焉佗堂上縱有阻塞所請者伏望凝然堅定拔泛特
施曰嶺南民事不可不救嶺伯之請不可每據云則
其誰曰不可哉遭此境界固不當更抗此顏論理賑
事而此則關係民命甚重故不得專拘嫌碍成送報
狀且令親往軍官賫數千兩銀進去以聽分付伏望
卽賜判許如何不足銀卽當追後貿送萬無差誤幸
須及聃在任特賜明諸使有所容手周旋如何還切
悚縮金相遭罷實是料外在廷凡僚各自謹勅以事
明主千萬是望報草亦附呈

與張山陰鈺。辛未

旱熱轉甚民事極可憂念卽惟政候起居萬福仰慰仰慰聘命幸遂釋負之願而交龜此遲良用爲菀就中劉也生平所不識之何人而曾見其狀憐其爲父報仇之願付諸貴邑推治之今聞兄怒其呈訴營門過用侵困而放釋題辭與關文亦不擧行云然否彼之呈訴設令過甚爲父報仇之際慮其不當於意而爲之辭者何足深怒又何足有槪於大度而處置若斯之太重也今日以書告兄者實愛重兄故也非私也惟兄諒之

答睦左相來善 辛未

不自意辱賜寵翰猥臨窮巷惶感之極宛然若躬瞻儀範親聆警欬也況伏審秋涼勻體起居神相萬福區區下誠仰喜尤深聃命釋負還田感戴 洪渥而惟是母病支離痊可無期秪自煎熬而已日者謬膺重寄也急於救民昧於事例前後做錯非止一二尋常愧懼而竊自謂寧被 譴罰庶安私心 誠荷閤下之明一賜規警以公言之則爲事體也以私言之則憐聃命之昏迷抵罪欲其未遠而復路也一悚一感一懼一幸而其實感幸多於悚懼誠以物不受變不

能以久全而愚魯之質不有大人之教誨則難以自覺而自飭也茲者閤下又復恕其妄率開其自新善爲辭說白之　䢜前手書俯存敦之以速來解釋之丁寧誨諭之繾綣至此昔人所謂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者正爲今日道也前月辭疏雖少悉微懇非有所懟於盛眷之下閤下試取其疏而覽之則可以俯諒此心矣如蒙　體下至仁特許准請俾得閒往田里省巡養老以終餘年則固聛之至願也不然則勢將等待母病之少間爲趨謝恩命計耳今日大小士類當朝偏荷不世之　隆恩

實有國存與存之義正宜益勵丹心忘身徇國以去一私字爲報效第一義而親厚之間常多牽掣顧戀之習未見過失規警之風間有規者則率不能平心受之轉至乖激此誠可憂之漸而閤下正色立朝苟可言也未嘗以親愛而不言於論聘命事亦可見矣古語曰小仁者大仁之賊也無面目者是乃長久人情也願益加勉凝然終始以挽回末俗偕之蕩平爲已任如何如何感荷之餘不任家國惓惓之憂敢將蕘說附陳謝帖之末惟閤下垂察焉

答閔方伯昌道◇壬申

崎嶇峽路不辭勞苦儼然仗鉞而臨于先人丘墓祭以豐奠誄以哀文光動瞻聽感極泉塗愴舊至懷超出尋常萬萬孤露餘喘銜恩須義但有銘佩而已即玆意外伏奉惠札忪手開緘宛如更對别後懿範也況審雪裏寒程旬宣起居神相萬安仰慰難量聆命奉老苟保而職名在身進退俱碍日夜踧踖寢食靡寧今承已遞之際灑然若沈痾去體羈鳥脫籠感祝
天恩私幸何極初六當還營云自此庶有源源奉候之便惟是之企

與李方伯玄紀 ○壬申

至寒凜冽累日未解此時行役豈不爲勞仰慮區區
聃命奉老依保實荷眷庇此邑有泗陽書院卽寒岡
鄭先生易簀之所而吾先祖亦與享焉者也但以物
力殘薄未成學宮體模春秋祭儀亦多未備學者不
來講宇荒涼故舊伯亟加傷嗟嘗以數指奴婢充典
僕而至於田土則適無屬公未得之矣今令公倘以
右文興學爲意特賜顧助斯文之幸士林之光孰大
焉項者英陽屬公田想已自本官打量來報未可以
是盡數屬之耶英邑以新設爲辭聃命固知其雖無
此已成一完邑且自有大同例捧亦足以賴況彼倅

若聞泗陽享勢後學道理必無爭得失之意更加參
諒淺意悽諸郎成移屬書院文字下送如何此是一
邑儒化興廢攸關而見事遲未及仰懇於面敘之日
敢用追控弁須恕察幸甚

答睦進士 重光○乙亥

昨承復帖今見尚札滿紙縷縷之辭儘是肝膈中語
竊天孝思溢於言外一覽一涕必欲摧而氣爲之短
仍審太夫人體候若哀氣力支持是必神所勞矣而
及見家姪書備言哀澌敗無餘理勢固然憂慮之忱
寤寐不敢弛哀則雖如當痛之人不知痛處而旁人

見者知之幸須十分自愛惟以保全性命爲致孝第一義毋負慈闈至情以慰先大夫泉下眷眷之至意至祝至祝聃命之於先大夫情義之無間於骨肉塤篪不但吾二人所知擧世皆知而不意今日先大夫先逝危喘獨留已矣吾不復彈峨洋操矣擧目天地踽踽焉靡所騁懷雖欲頃刻忘之而不可得柰何雖然生平窮達戚歡大抵若相彷彿無甚異同以此推之聃命亦豈能久於世耶佗日從遊知必不遠耳先大夫常日言行苟有記得敢不隨思隨錄以副勤示但此身徒存軀殼若其神精銷亡已久恐難憶一二

於千百也啓引定在今十一日云凡具皆已措置而沿路擔丁亦能一一得之耶今姑奉還坡村而襄事則稍待定山耶抑直向先壠而能有餘穴可葬耶所示遷柩還鄉自是喪事之大節目似不宜全無告語依司馬公禮勿設祖奠但於朝奠以今奉柩車還向故山敢告爲辭而告之似爲得宜而又合於有事則告之禮如何銘旌示意亦當正件宜以今銘旌用之副件乃以曾經官銜書之於下棺日別置諸柩上似或不至大悖矣洛之後訪問于故家禮俗而處之如何相望莽蒼末由匍匐遄臻于衞不瑕有害者眞謂

此也臨紙哽咽滿萬潸草

答沈承旨季良 ◐ 乙亥

前月承哀札阻久戀極之餘忪披憂翫宛如面談奚啻十回莊誦仍審匪裏哀候支持是必神明所扶佑慰倍品居諸荏苒琴祥忽迫追惟誰昔悲淚沾巾伏惟遠謫天涯隔離几筵罔極之情行路聞之亦足呑聲更何言更何言聃命經年絶域僅延危喘亦是異事而老親氣力年來日漸衰減書中縷縷語每恐生前未及相見人子至情當作何懷日夕煎迫望雲流涕而已睦台三日之疾奄作千古人啓引在今十一

日生寄死歸常也在化者何憾而同謫遐荒一朝遽哭其亡慘怛心事雖欲寬譬而不能得今承問其平報停筆無語無以仰復秪令人惻愴傷心竄逐中不欲通書此台之意亦以爲朕故遂斷問聞是尤無窮之恨胡澹菴十年風霜猶與知舊往來酬酢敎意亦是矣凡事惟當一聽於天不必過自懾怯至於親舊間尋常人事亦且闕如聃命於此誠有戚戚於心者耳柳公一律眞是世外消息而坡草夢靑之句到今見之有若詩讖益可悲矣此地凶歉倍甚去年向使鄭大叔尚在任或可免於塡壑而今則計無如之何

此亦蒼蒼者處分柰何新太守以舊面目接待頗慇懃是則一幸令伯仲氣力何如云耶落落千里徒勞夢想

上宗中 乙亥在昌城匪所時

伏以我七代祖考妣六代祖考妣兩世捐世于今二百餘年而代數未盡香火有托豈非幸歟但長房家業至貧雖欲竭誠奉祀惡能稱情牲酒瘠酸飯果菲薄其於報本追遠之道實有盡然可傷恨者矣故宗中之意至或以埋安神主爲愈而奉祭之家亦不以爲非云此悲痛之意也然豈有長房尚在而反行埋

安揆之禮經參以人情淺所未忍今欲於忌辰之祭諸子孫或出物以助焉或輪次以行之則世業已遠竆困居多禮不敢過勢有難便反復思惟未得善策區區愚淺竊以爲誠得如干錢穀別擇勤幹有司逐年長息著實看檢稍待財穀有裕然後始買數斗水田量一年所收可供一年五位忌祭則止卽以其田分送于主峯陶洞墓位有司執持收拾每遇忌辰各位有司除出租一石令奉祀家取去用之餘以助墓祀以爲常式及代盡後則以其田各屬于墓位事似無碍情或可伸茲獻鄕家五石租以爲本錢萬一之

助伏願僉意倘以爲可勿卻而施之如何此事雖有以祭行於今田待於後爲言者然三年之艾不蓄不得數畝之田措置不難亦何至積年而後方成哉是在有司並須參諒幸甚身縻絶域迹阻松楸係念先代耿耿難勝謹此一二不宣

答檜淵儒生 戊寅

卽拜僉辱惠札三復珍玩宛接舊日容範矧審僉候起居神相萬福區區欣暢不任鄙誠纍人自蒙 恩移配禍荐疊崔仲鎭之奄忽又在是際慘割心懷無以堪抑吾鄉學宮之綿薄所嘗稔知而今荷眷厚曲

軫窮阨各垂惠物而遠餽之感極于中但切銘佩示諭寒翁別集此誠斯文重事伏惟齊會熟講寧有疎漏而乃今俯詢於愚蒙耶謹就來教反復參究元集則不敢增損特欲於追後裒集書札答問中緊要者名曰別集附諺釋者名曰外集誠議之商例之當矣豈敢復贅而第於外集一款不能無疑蓋旣有元集續集別集矣又有外集則名目不旣太多乎縱有諺釋所重在義理而已顧亦何傷於並入別集中耶況其板數小尤不宜更別之而爲外集如何如何非敢自以爲是聊以仰質焉惟在參諒取舍之耳

答李參奉 榮世○甲戌

伏奉下書如得隔世音息慕仰之極傾嚮何量仍審素履安裕頤養冲適區區伏慰尤深聃命夷考生平罪積冥頑遷謫特一微罰耳但恨再到此土觸境舉目寸心如焚天涯嶺外遠隔老母人間此生相見難期情理慘矜更誰如我者耶宿恙之復係理也亦不足云爾無由奉對清範寂寞孤坐默想疇昔偏荷眷愛之勤臨訪之數不覺神逩而心愴

與權君實 䄷○己卯

枉屈窮巷敍阻從頌區區感幸實不自勝而復路重

臨勤畱感諾故跧予待之于茲數日而跫音竟寂無乃迫於程限未免徑歸耶悵恨殊深伏惟卽日啓居萬福仰慰且溯不任懸懸聃命僅依昨狀而郵警不淨又將有移避之舉擾悶何諭返旆忠原當在何日是後再晤杳然無期瞻望行塵心逴神馳倘令聃命早度其不肯更訪則豈不力加挽止一二日少紓未盡之懷耶爲恨良深

與李仲舒萬敷○己卯

曾因柴里便敬修弔札以付果免浮沈否卽聞已經返葬僉哀氣力支持是必神明之所默佑且悲且慰

但審喪明之慽又出意外驚怛何言不惑之年始擧一男子千里來救至誠宜感而理有難詰畢竟遭此慘惜之懷其何以堪耐耶令人氣短聃命歸侍未幾仲嫂云亡繼而妹女子姪孫之病同時俱危久在人鬼關日夕憂惱神精實難定矣而加以奉老奔避席不暇煖憂懼益切是何厄會之無盡至此哉惟願以理寬遣愼勿爲無益之悲以傷生如何

與安補天 鍊石

昨日棣蕚聯鑣枉過慰感何量夜來旅況珍相否疏事近千多士齊聲叫閽其爲大助於大論當如何哉

竊不勝聳動之至愼勿自沮益加鼓作而振起之如何吾嶺之俗異於京華初無一毫偏係於彼則公心全而義理勝自無逡巡歧貳之患觀於近日臺閣可知也在臺閣尚然况在草野乎大抵此疏之當發有耳者皆聞今若中止必有無限譏笑初不如不發之爲愈在今之道雖有萬般事故決不可中止君須以此意明言曉諭于儕友趁再明呈疏至可至可

答金大諫聲久○己卯

月前承兄手滋摯讀數四宛接舊日顔範暢豁難勝但審意外遭服賢從孫又復夭折德門喪禍何至於

此其相室奔哭之狀有足城崩見之慘傷尚忍言哉聃命荷 恩天大生還省老惝怳感祝豈有涯量而團會屬耳寡嫂忽逝慟悼之情實如再哭亾弟且幼累染臥證情危惡迭相出入於鬼關者已浹三朔重以奉老移避東西奔迸日夜憂畏如集于木更何言喻此身雖歸兄居猶遠無由盡簪悵恨難竆吾儕前期實是石火光陰屈指親知靡靡猶索而幸而不化而存者猶然阻戀如此能不馳神令孫棘人今有挹哀姪書開見之則可謂夙成人物天開不死矣令入悲慰俱至令亦必以是寬譬懷緖耳

答鄭察訪 昌址○己卯

眷意不置以書俯存三復珍玩宛對故人顏面驚感且慰不任區區況審棣候起居萬福仰喜尤深聃命聖恩罔極許歸田里得侍親傍感祝情私若非人世事也旋遭物皃揶揄渾家癘氣相繼染臥首尾三朔東西奔避人家患阨一何至此只自嘆咄先生文集已經重刊實是斯文盛事幸甚幸甚

答裵承旨 正徽○戊寅

前歲復札至今披玩以寫我憂不審伊來舊愼快祛新祉鼎來傾向一念何日忘之聃命危喘縱得僅延

老親還歸之後望雲情緖便同西戌逢此春回草綠之辰一倍愁絶無以自抑餘何可諭自兄言旋更不聞鄉中是非之爭是應雅度鎭俗有足以見信於朋儕間而然幸須終始留意調停如何此事聃命所嘗慨然者故臨紙輒有云云幸賜數字得豁蒙蔽也否

答李敬差定應 著晩○乙丑

卽者又承下札眞所謂頻繁命累及者仰感厚誼無以爲喩況審皇華載馳體履神相賁喜尤切聃命奉老粗遣耳盈德奴輩汲汲負荆來見以自悔罪之不暇微兄之賜曷以致此不勝銘謝主守之吏許亦無

非兄有以周旋之力感意豈能自已耶惟祝竣事珍重

別紙

始祖判書公墓在永川蘿峴兄於是行想以使節榮掃其有光矣以子孫遠在故香火之闕有年似聞漆谷宗中相議出物備祭田以每歲孟冬宗人三員進去行祭永以爲式旋聞之則先王尊丈守永時推得墓位田畓踏印成籍者授令之製錦于永也覔兄家舊藏中而來一依其籍而推之其外又現著落納者加推之並踏印成籍而給墓直典守此事能繼王尊

丈志可見其向先之誠不偶然而已也但今墓直守
其籍而已其田畓則不干兩班皆耕食如已業故墓
直輩無如之何曾見吾宗人之往拜墓者請之曰若
推此田畓使渠耕食則一年祭需當可以供之不必
出物別置祭田云故向之出物之議姑止而當推給
其田於墓直矣今不知業行之否也大抵墓直之耕
食墓田自是不易之例也況又以是供祭者乎且墓
下至近之處皆位田也而崔姓幾人自數年前敢作
家居住致令牛馬雞犬不潔甚明堂作家尤是堪輿
家所深忌也吾宗於崔固當世世相親而至於護墓

等項亦有不容貸者雖在吾同姓墓下偸葬之諸墳漢陰之爲體察也猶盡掘移之今亦以是意先爲曉諭於崔然後撤之似穩當耳聃命固無與於人世上事而玆事則兄與弟俱關祖先墳塋且王尊丈與天授令之前後所規爲在兄有別於他者敢及之耳

與從弟新卿 周命○壬申

別後不得音戀鬱方深承札如對慰第審彼時患渴不任憂慮暑證不早治則必支離是可悶也此間侍奉諸況皆安而吾之暑泄尚今不愈良苦良苦所祚義三人大抵不相上下若加不息工夫日日勤做至

十數則豈無漸進之效耶惟願立志堅定勿事悠泛
愛惜寸陰如何鋪敘式別意思轉換之際稍得數行
文字可以切磋聳動者則庶幾新人之觀覽勉之勉
之初五見定叔書學堂以二下賦居魁聲名頗播可
喜君輩亦須於作義之暇作賦爲可

與新卿 甲戌

換差金吾仍作遠行嶠南關北道里千餘跋涉往返
能免損害區區馳溯聃飲啄客土能免飢餓莫非
國恩獨在異鄉又逢佳節思親一念如癡如醒餘外
何言所帶見職與尋常各司有異強勉供職寧不爲

悶復命之後以病呈遞似幸矣

與新卿 甲戌

奴來見書慰暢若面叙泗院移建出於事勢之萬不獲已星人猶不能備諳故誚之耶雖然人自有見何可爲非在我之道惟當受而爲過勿與之較而只幸其移建而已星是吾鄉不宜相失君輩如見星人須平辭氣仍勅在鄉諸弟若一家爲幸爲幸

與新卿 乙亥

新卿二札仲季之書同時來到三復愛玩欣暢何極科日已過果能掛名金榜耶未有聞知鬱鬱不可堪

聃經年絕域望雲心事日覺摧心仲父府君家狀每緣悤悤尚未起草當隨意隨記期以卒業而精神全耗平日履歷及嘉言善行之可以垂後者亦無由詳識之君兄弟亦宜纂次以備參攷庶無脫漏官敎其已考出耶壽齡甚長婚事尚無議定處云可鬱幸須毋太選擇選擇之過還歸誤着也但觀其家世與爲人如何耳射侯放鷹雖是男子之事終非儒家本色況處世之道安靜甚好暇日讀書勸授兒輩學業不廢程課豈非日用茶常耶曾王考府君尚無墓表歉恨極矣省要碣文可信諸後當及時豎石而物力未

備執將以姓孫各出財穀而有司之任非新卿更誰勿爲推避擔當速立至幸至幸

寄季弟禹瑞龜命◇甲戌

侍奉諸況何如日夕懸懸今朝者忽變大臣以下皆削黜吾亦似難免於譴罰直欲馳還與慈顏一訣而來而此亦有所不敢惟席藁而待之君獨在側以何辭奉慰耶雖然吾豈至今生存者哉死則死之久矣而能復覩　天日雪寃泉壤更有何憾但貽老親慈念爲戚戚耳家中凡事惟君在須敎兒輩孝於親友於兄弟勿與世人相交遊節儉持身不貴貨利毋墜

先世傳來家法至幸至幸旋念曩時雖切於報雪而猶且一以義理自持少無一毫枉濫之事此事質之鬼神而無疑俟來世而可有辭者老親憂念不置幸從容侍右以此寬慰之可也

寄從子世瑗 庚午

向見察訪書汝輩曰事浪遊專不致意於學業云何爲其然也汝之齒長於諸昆季文與人事亦然躬率而力勉之庶幾共勗而相長扶吾門之傾衰何爲大失所圖也時方極熱讀則雖難豈可一向因循徒事怠惰莫之振作耶表策等文須與珍兒著實做工儒

者家讀書修行之外更有何事切宜勤力勿怠勸課
兒少至望至望

靜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昭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發行
慶尚北道漆谷郡倭館面倭館洞二四三ノ二
著作兼發行者　李綱鎭
仝道　星州郡修倫面松溪洞十三番地
印刷者　鄭來淳
仝道　漆谷郡倭館面石田洞六六一番地
印刷兼發行所　景巖齋